





新刊駱子集註卷之三

知舒城縣事閩漳後學陳魁註釋

教諭麗水劉大烈

訓導館陶王無遠

江陵孫大貴校正

門生 金鳳王亮

徐相夏昌

潘懋南祝可教  
程中孚劉咨益

表

為齊州父老請陪封禪表



齊州漢濟南國治歷城縣后改濟南郡東漢仍為濟南國俱治東平陵晉移歷城劉宋割置青州西部於此僑立冀州后魏改齊州兼置濟南郡隋初罷郡存州后改齊郡唐復置齊州天寶初改臨淄郡尋改濟南郡乾元初復為齊州宋升與德軍又陞濟南府金因之元改為路今為府山東道布政使司在焉  
積土為封謂負土於泰山上為壇而祭之除地為禪祭於梁父史記始皇從陰道下禪於梁父是也封禪之禮王者功成治定告成於天登太山為壇廣十丈高二丈階三等立石三丈一尺其詞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親以孝育民以仁四守之內莫不為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尚玄酒而俎生魚下禪梁父主示增廣此古制也又有金策石函之儀詳見篇內註解禪本作埤變言禪者神之也唐高宗乾封元年春正月封泰山禪梁甫

臣聞元天列象紫宮通北極之尊大帝凝圖玄猷暢東巡之禮是知道隆光宅既輯玉於雲臺業紹禋宗必塗金於

日觀

秦始皇更命信宮為極廟象天極漢書李尋說王根曰書云天聰明蓋言紫宮極樞通位帝紀孟康註紫宮天之北極也極天之北極星也樞是其迴轉者也天文志曰北極五星皆在紫宮其一明者太乙常居也太乙天皇太帝也與這極為一體西都賦煥若列宿紫宮是環春秋合誠焉云北辰其星五在紫微中紫微太帝室太乙之精也元命包云紫之言此也宮之言中也言天神運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大帝指高宗也張柬之謂李多祚曰大帝之子為二豎所危是也疑聚也聚天下之圖籍而君之也尚書中候武王觀于河沈璧禮畢且退至于日昧榮光並塞河青雲浮洛赤龍臨壇銜玄甲之圖吐之而去又曰堯帥群臣東沈璧于洛退候至于下稷赤光起玄龜負書出赤文成字原始曰舜為天子黃龍負圖封兩端有璽文曰天皇符璽又見后露布握圖註玄猷如玄功玄德之類言玄微之道也舜典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尚書序曰昔在帝堯光宅天下註光被四表也舜典輯五瑞脩五禮五王註五王即五瑞謂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卿執穀璧子男執



蒲壁雲臺見螢火賦雲物註又見帝京篇舜典裡于六  
宗註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  
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宗  
尊也謂皆所尊而祭者塗金見下文攢金註日觀見高  
四篇

陛下乘乾握紀纂三統之重光御辨登樞應千齡之累聖  
故得河浮五老啓赤文於帝期海薦四神奉丹書於王會

瑞開三脊祥洽五雲

易乾九五象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黃帝苗金獲神策  
得寶鼎冕護問於鬼容蓋曰是謂得天之紀終而復始  
纂三統指唐高宗繼高祖太宗也故曰重光或曰文質  
三統亦通平子西京賦百辟乃入司儀辨等尊卑以班  
璧羔皮帛之贊既奠天子乃以三揖之禮禮之樞即天  
樞也見高四篇五老見泊河曲篇赤文即上章疑蓋註  
所謂赤文也太公伏符陰謀經武王伐紂都洛邑陰寒  
雨雪十日深丈余甲子平旦不知何五大夫乘五車從

兩騎出門外曰南海神祝融北海神玄冥東海神句芒  
西海神蓐收河伯馮修曰天伐殷立周謹來受命又曰  
武王伐紂四海之神踐雪來見淮南子古者至德之運  
珠玉潤澤洛出丹書河出錄圖尚書帝命驗云季秋之  
月甲子赤爵術丹書入于鄴止于昌戶其書云敬勝怠  
者吉云云其文即武王所受於師尚父者也春秋元命  
包云鳳皇術丹書于文王之都命云維授金鈴師名呂  
氏類謀云受赤雀丹書呂氏春秋云文王見火鳥術丹  
書集于周舍故色尚赤又左傳裴豹欲焚丹書晏子春  
秋公游于紀得金壺中丹書曰食魚無反借民力也勿乘  
駑馬去不肯也漢書高祖定天下封功臣申以丹書之信  
此丹書又一丹書也頌延年褚白馬賦聞王會之阜昌  
知函夏之克初註周書王會曰成周之會鄭玄曰王城  
既成大會諸侯及四夷也唐太宗時顏師古進王會苗  
本此卦禪書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為藉禹貢所謂  
包匭菁茅是也註菁茅有刺而三脊封禪用以藉土祭  
祀用以縮酒齊桓責楚亦曰爾貢包茅不入王  
祭不供無以縮酒五雲見白雲抱幽石題註

既而輯總章之舊文紹辟離之故事非煙翼較移玉輦於



梁陰若月采輪秘金繩於岱嶽

明堂之制東為青陽南為明堂中為太室西為總章北為玄堂天子按四時居之見月令云舊文者春秋傳云堯有總章之訪是也辟離故事指文王也慶雲記非煙非霧郁郁紛紛是謂慶雲翼輔也較車兩傍橫木出軾者詩所謂倚重較者是也玉輦以玉飾車之名顛頊高陽氏乘結元之輦巡四海此乘輦之始山北曰陰梁陰梁父山之北也所謂從陰道下禪於梁父也天官書景星即德星也狀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為明王者無私人則見封禪置書石函中繫以銀繩泥以金泥詳見下章從金註岱泰山別名嶽字見諸暨篇

臣等職均芻狗陰謝桑榆幸屬堯鏡多輝照餘光於連石

軒圖廣耀追盛禮於從金

老子虛用章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註天地施化不以仁息任其自然其視萬物如芻草狗畜不責望其報聖人法天地之仁行自然之化以養萬民亦不責其禮意又見疇昔篇淮南子日西

禹景樹端謂之桑榆詳見祝阿明府篇連石註玄中記堯臣羽壽作鏡今言堯鏡多輝以德言之也餘光見螢火賦軒轅黃帝受河圖見日月星辰之象於是始有星官之書謝玄暉劉皇后哀策軒曜懷光註軒轅星若曜星也黃帝內傳帝與王母會王屋山乃鑄大鏡十二面隨月用之縱金即金繩也直者為樞或曰如簾業維樞之樞言其狀縱樞然也凡封禪當用玉牒檢又用石檢十枚列於石旁檢用金泥纏以五周以水銀和金為泥封之印以受命之璽又有玉匱長一尺三寸以藏上帝之冊金匱二以藏帝之冊方士皆言黃帝封禪故言追也

然而鄒魯舊邦臨淄遺俗俱沐二周之化咸稱一變之風

境接青疇俯識獲麟之野山開翠岵斜連辨馬之峯豈可

使稷山遺民頓隔陪封之禮淹中故老獨奉告成之儀

鄒魯臨淄時俱屬齊州二周謂西周鎬京今陝西西安府東周洛邑今河南南府洛陽縣也一變見論語史記漢



策齊王之命曰於戲小子閔受茲青社比云青疇亦以  
 齊在東言之也春秋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  
 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  
 曰麟也然後取之詩陟彼岵兮註山無草木曰岵辨馬  
 見父客臨海篇稷山齊地名虞喜曰齊有稷山之館其  
 下以待苻士在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西南十三里齊  
 記補遺上有后稷祠故名淹中魯地告成祭祀畢祝告  
 利成於主人言利養成畢也 鄒古國名漢置鄒平縣  
 屬濟南郡晉為鄒縣屬樂安國后廢隋復置屬齊州后  
 廢唐復置屬譚州真觀初州廢屬淄川宋景德初徙治  
 魯今山東兗州府詳見后上兗州啓註  
 臨淄古齊都營丘之地秦屬齊郡漢置營陵縣為北海  
 郡治東漢又置臨淄縣為齊國治北齊省臨淄入益都  
 縣隋復置屬北海郡唐屬青州宋屬鎮海軍金屬益都  
 府元併入益都縣后復置府今改縣屬青州府

是用就日披丹仰壁輪而三舍望雲杼素叫天闔於九重  
 儻允微誠許陪大禮則夢瓊餘息仰仙闕以相權就木殘

魂遊岱宗而載曜

就日見贈高四篇披丹開露赤心也壁輪指君之車也  
 三舍魯陽公事又重耳奔楚成王饗之曰公子反國何  
 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過於中  
 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橐鞬以與  
 君周旋望雲所謂望之如雲也楊雄甘泉賦選巫咸兮  
 叫帝闕開天建兮延群神註令巫祝叫呼天門也張衡  
 思立賦叫帝闕使闕扉兮覲天皇于瓊宮楚詞豈不鬱  
 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又九重見高四篇夢瓊見  
 傷祀阿王明府序仙闕見贈李榮詩晉文公奔狄妻以  
 季隗持別之適齊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后嫁對曰  
 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  
 子註就木死入木也岱宗見首節註宗尊也

策

對策文三道

問岱岳遊魂入佳城而恒化瀛洲羽客踈鶴轡而輕舉雖



則備於縑素昭晰可觀求諸耳目虛無罕驗棄杖成龍  
有異虞翻之旨銜恩結草寧符宗岱之言二者何從爾

其揚權音角

后漢尚平字子平隱居不仕讀易至損卦益卦嘆曰  
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  
武中男女嫁娶既畢勅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遂  
肆志遊名山五岳后不知所終佳城見帝京篇石擲  
文註莊子大宗師篇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  
環而泣之不犁性問之曰叱避無化去也瀛洲見李榮篇  
不願人驚之故叱避使無驚化去也瀛洲見李榮篇  
三山註羽衣見味蟬篇羽化註鶴鸞見富居洛濱篇  
迎仙羽註疎轡字見寄東臺篇影纓註楚詞巨輕舉  
而遠遊孫綽天台賦非夫遺世說道絕粒茹芝者烏  
能輕舉而宅之棄杖見出石門篇為龍杖註左傳魏  
武子有嬖妾疾病命其子穎曰我死必嫁是疾革曰  
必以為殉及卒穎嫁之曰病革則乱吾從其治也輔  
氏之役穎見老人結草亢秦驍將杜回回躡而顛遂

獲之夜夢老人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汝從先人  
之治命是以報韓非子有揚權篇班固曰揚權古今  
其義一也左思蜀都賦請為  
左右揚權而陳之註粗略也

對遊觀素論眇覲玄風惟鬼惟仙難究難測至夫滕公長  
往佳城開白日之微洪厓不歸曾丘控紫雲之蓋或崇成  
蒼狗自是趙王之神道叶赤龍爰通陸安之治玉壘變長  
弘之血金闕化浮丘之靈固能目覩桑田來作西王之使  
蒐遊蒿里還為北帝之臣

易履九三眇能視覲亦視也文選序眇覲玄風平子西  
京賦洪崖立而指麾被毛羽而馘襪註洪厓三皇時伎  
人馘襪衣毛貌一統志洪崖地名隋文帝以三皇時有  
異人洪崖居此因名洪州大業初改豫章郡以豫章生  
庭中故名唐復為洪州置都督府天寶初改豫章郡后  
避諱只稱章即乾元初復為洪州建中以后改江南西



道觀察使治所南唐遷都于此改州為南昌府宋復為  
洪州宣和中和於此置安撫使隆興初陞隆興府元置路  
本朝初改洪都府尋為南昌府江西省治魯丘重丘也  
紫雲之蓋即鶴駕事見上文註史記呂后轅還過軹道  
見物如蒼犬來戟掖卜之云趙王如意為崇遂病掖傷  
而崩陶安公六安治師數行火一旦火散上紫色衝天  
須臾赤雀止治上曰安公安公治與天通七月七日迎  
女以赤龍至時安公騎赤龍而去王壘見疇昔篇長弘  
見螢火賦金闕浮丘桑田俱見李榮篇萬里見樂  
大夫挽詞北帝之臣舊列高孝基事恐未是也  
浮丘一在河南府有浮丘伯姓李居嵩山脩道白日飛  
昇一在廣州府城西四里相傳為浮丘丈人得道之地  
羅浮記云浮丘即羅山朱明之門戶先在水中共浮丘  
然四面高痕宛然宋初有陳崇藝者年一百二十歲自  
言見時見山根舟船數  
十今已去海四里矣

然而將聖生鄒本忘情於語怪多材封魯亦默論於通仙  
泊乎大義既乖斯文將隊於是八儒三墨之道異輒分馳

九流百家之文殊途競爽語仙則有無交戰語鬼則虛實  
相紛遂使結草抗軍爰乖宗代之論化竹游水有異虞翻  
之言然而博訪古書緬尋曩冊徇其浮說徒有奔競之談  
求諸至言抑匪通經之旨

八儒見父戌邊城有懷京邑詩註陶潛三墨贊曰不累  
於俗不歸於物不尊於名不伎於衆此宋劉尹文之墨  
裘褐為衣跣跣為服日夜不休以自善為極者相里勤  
五侯子之墨俱稱經而背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此  
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墨九流見高四篇  
競爽爭明也左傳晏子曰二惠競爽

何則高明瞰室已著六爻之文太虛游形式編三洞之錄  
故齊君出獵遇豕啼於貝丘周嗣登仙浮鶴軒於洛浦况  
乎于室碩德已輯搜神之書劉向通儒非魚列仙之傳斯



皆實錄諒匪虛談

魯桓公夫人通齊襄公桓公責之夫人以告襄公遂使  
公子彭生弑桓公魯人以為讓襄公殺彭生以說后襄  
公游姑禁遂律公見豕從者曰彭生也公怒曰彭生  
敢見射之豕入立而啼公懼藜車傷足遂為無知所試  
沛丘即貝丘也云周嗣指太子晉也詳見首節鶴鸞  
註于室字令昇新蔡人官著作郎因父冢中殉婢復蘇  
光絕復還見天地鬼神事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  
變化名搜神記凡二十卷以示劉琰琰曰卿可謂鬼之  
董狐劉向本名更生漢宗  
室博覽群書作列仙傳

問士農工商四民各業廢一不可取譬五材而闢里致言

鄙於學稼漆園起論爰稱絕機豈先聖垂文義有優劣

料隨方設教理或變通者哉汝其大陳用啓前惑

左傳宋子罕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誰能去兵註五  
材金木水火土也闢里在曲阜縣西八里魯城內

孔子故宅唐開元初加封孔子為文宣王始宏廟制  
宋加脩理元初重建本朝洪武初重加脩飾永樂  
中撤而新之中為大成殿左為泗水侯殿右為沂國  
公殿后為啓聖王魯國夫人毓聖侯三殿又前有宋  
貞宗御書孔子讚石刻及本朝街製廟碑文其他  
門廡齋宮碑刻之盛不可殫紀弘治中災隨復新之  
制度益宏麗矣漆園指註周為秦  
園吏也絕機見高四篇心源應註

對出震登皇垂衣裳而馭錄乘乾踐帝順舒慘而字氓莫

不列九土以開疆因四人而安業

易說卦傳帝出乎震徐秀帝王年代圖云伏羲為百王  
之首故易曰帝出乎震即帝王五運震為木起自太昊  
也繫辭下傳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本義乾坤變化而為錄天下之圖籍也乘乾見封禪  
表平子西京賦大人在陽時則舒在陰時則慘此則牽  
乎天者也左傳楚為掩書土註云九土也謂度山林鳩  
藪辨京陵表淳鹵疆旱潦規偃豬町原防救濕臯  
井衍沃謂之九土亦謂之九地四人即四民也



故農為政本兩漢舉力田之勤財用聚人九市列惟金之  
利陟龍門而就日入仕彈冠斷蟬翼以成風追工運斧咸  
用囚人成事隨利濟時蓋五帝通規三王茂範

漢文帝三年詔曰夫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  
率耕以給宗廟粢盛明帝永平四年詔曰朕親耕籍田  
以祈農事是東漢西漢皆舉力田之勤也易繫辭下傳  
曰何以聚人曰財班固西都賦九市開塲貨別隄分漢  
宮闕疏曰長安九市六在道西三在道東隄列肆前也  
平子西京賦齊開九市通園帶闔註市墻曰環市門曰  
闔禹貢荊州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龍門字義見司  
馬樓宴說渡黃河筆篇就日見高四篇望雲註蟬翌二  
句見高四篇成風郢匪註史記毛遂謂十九人曰公等  
碌碌所謂囚人成事者也詳見戶瑕丘帝明府啓處囊  
內註  
然則泣麟上聖訓三千以頌徒夢蝶幽人搏九萬以齊物

欲使丘門志學折以問農之言漢渚絕機杼以灌園之巧  
斯乃變通權數趨捨適宜當今海內又安天下樂業仕植  
舊德農服先疇自可孫弘獻書以待公車之制王丹載酒  
時慰田家之勞謹對

春秋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折其足孔子觀之及袂  
拭淚曰是麟也何為乎來哉子貢問故孔子曰麟有道  
則見無道則隱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悲夢蝶見春  
夜多懷詩幽人見春夜常明府宅宴搏九萬見螢火賦  
漢渚絕機杼見高四篇植舊德當是食字易訟九三食舊  
德象曰食舊德從上古也西都賦於斯之時都都相望  
邑邑相屬國籍累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  
名農服先疇之畝商修族世之所鬻工用高曾之規矩  
粲乎隱隱各得其可漢武帝第一拜博士待詔金馬門東  
孫弘應制對策天子擢為第一拜博士待詔金馬門東  
方朔上書高自稱譽帝偉之今待詔公車史記張釋之  
拜公車令註自官志公車司馬令一人掌南宮闕門凡



吏民上章四者貢獻及徵詣公車者王丹字仲回京兆下邳人哀平時仕州郡王莽徵之不至家累千金隱居養志好施周急每歲農時輒載酒肴於田間候勤者而勞之其隋蠶者耻不致丹皆兼功自勵邑聚相率以致殷富其輕黠遊蕩廢業為患者輒曉其父兄使黠責之者輒待丹為辨行之十年其化大行風俗以篤

問四十強仕七十懸車著在格言存諸甲令然則顏駟韞

價始于白首和尊播美始自韶年欲使滋泉之彥必臻

洛陽之才無捨則隄防或爽襟帶徒施其道如何佇聞

嘉答

禮記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漢薛廣德乞骸骨賜安車駟馬歸沛懸安車以為榮傳之子孫故謂致仕曰懸車曲禮篇大夫七十而致仕故云七十懸車漢王符自叙贊章和二年罷州家居年漸七

十時可懸與蔡邕太丘碑文遂引丘山懸車告老三國志徐宣傳七十有懸車之禮今已六十八可以去矣晉王述傳太和二年以年迫懸車皆謂年七十也甲令者今有甲乙之條亦云今甲漢顏駟武帝時為郎龐眉白髮帝問之對曰高帝好武而臣學文文帝好文而臣學武景帝好武而臣貌醜陛下好武臣今老矣和尊人姓名八歲曰齧音凋毀齒也磻溪中有泉謂之滋泉源出秦嶺積水為陣即太公釣處今謂之凡谷石壁深高幽邃人跡罕及東南隅有石室水次有磐石釣處梭竿跪餌兩邊膝迹猶存其水清冷神異北流十二里合藍谷傾谷諸水入產水北注于渭洛陽才指賈誼也見帝京篇

對竊聞大人有作義佇良材貞士徇名理資明主是知君

必待士士必待君故使飛龍在天聖智有賢明之佐巨魚

縱壑元后得唐虞之臣

賈誼鵬鳥賦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象庶馮生王褒聖主得賢臣頌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后有賢明之



臣故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螭蟀俟秋蛩蟬出以  
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故世平主聖俊義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  
契臯陶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  
益章雖伯牙操遞鍾逢門子焉鳥踟躕未足以論其意  
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  
德上下俱欲惟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翌乎如鴻  
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  
止曷令不行

然則否泰或爽材運難并歲漸懸車尚牧淄原之豕年甫  
志學且珥漢庭之貂是知因藉時來和君播玄齧之俊當  
其未遇顏生致白首之勤語其古今稽之運會雖則人事  
抑亦天時

易上天下地為否下天上地為泰謝靈運云良辰美景  
賞心樂事四者難并公孫弘牧豕淄川年六十乃就徵

志學謂十五也珥音二珠在耳也即耳璫也潘岳秋興  
賦高閣連雲陽景罕曜珥蟬冕而襲統綺之士此焉遊  
處又登春臺之熙熙兮珥金貂之耿耿註侍中冠以貂  
尾為飾附蟬為文貂取其內勁悍外溫潤蟬取其居高  
清潔飲露不食漢尚玄貂至王莽篡漢更黃貂王太后  
令其官屬思貂是也漢張良子辟疆年十五為漢侍中  
張協七命玄貂巷歌黃髮擊壤此玄貂即上文策題韶  
年之義顏生見本題註任彥昇天監策問朕長驅樊鄧  
直指商郊因藉時來乘此歷運  
淄原在今青州府壽光縣西南

當今乘六御天得一居帝翹車獵彥東帛旌賢故當柱函  
人罷韞真於文豹青蓮江使自裂兆於非熊豈止洛陽之  
才來儀漢國滋泉之叟降止周朝而已哉

涼謝艾獻晉帝表登三緯地乘六御天義見封禪表乘  
龍註老子法本章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谷得一以  
盈神得一以寧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  
左傳齊侯使陳敬仲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



於寬政赦其不問於教訓而免於罪戾施於負擔君之  
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敢以死告詩曰翹  
翹千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明乃使為工正獵  
彥謂取賢如獵獸也漢趙綰薦其師申公上使使者奉  
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迎之老子為周柱下史故云當柱  
幽人見高玄上人篇文豹見高四篇豹露註史記龜策  
傳宋元王二年有見夢者曰我為青蓮江使於河而慕  
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元王寤問博士衛平平曰此  
大龜也殺之而卜甚靈事本莊子外物篇宋元君夢被  
髮闕阿門曰子自宰路之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  
者余且得子元君覺使占之曰神龜也問余且對曰且  
之網得白龜焉箕圓五尺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  
卜之曰殺以卜吉乃刺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策仲尼曰  
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鑽七十  
二策而不能避刺賜之患如是知有所困神有所獲者伯  
也周文王將獵卜之曰非龍非羆非虎非熊所獲者伯  
王之輔遂遇呂尚載與俱  
歸洛陽四句但見本題

某談三龍識迷三豕徒以鑽木輕燭仰昇扶而耀輝化草

蘇光對含桂而炫彩迴皇如失俯仰多慙

二龍見傷祝阿王明府篇子夏見史志有三豕渡河曰  
已亥爾讀者問之晉史果曰己亥鑽木化草余光俱見  
螢火則昇扶日升扶桑也見傷祝阿王明府連石註含  
桂月也見李榮篇桂輪註謝莊月賦歌響未終余景就  
畢滿堂變容迴皇如失本楊雄徒徊徊以徨徨兮魂魄  
形眇而昏亂馬賦長笛賦長臂遠引旋復迴皇李尤七  
疑迴皇競集字雖有  
異其義皆心驚也

啓

和學士閨情詩啓

某啓學士表慶奉宣教旨垂示閨情詩并序跪發珠韜伏

膺玉札類秦西之鏡照徹心靈同指南之車導引迷誤

詩在封中猶珠之在韜在希上猶王之為札韜從帝以  
皮為之古者未簡故曰札秦始皇時火齊國獻寶鏡女



子有邪心者照之心悸黃帝時蚩尤作亂其人銅頭鉄  
額能作大霧帝為指南車與戰擒之涿鹿之野又周公  
時越裳重七譯而來貢使者迷其歸路公乃錫  
以指南之車由新羅林邑海際基年至其國

切惟詩之興作兆基遠古唐歌虞詠始載典謨商頌周雅  
方陳金石其后言志緣情二京斯甚含毫瀝思魏晉弥繁  
布在縑簡差可商略

遠遠也唐歌如出作入息之歌虞詠如明良喜起之詠  
典堯舜二典謨禹稷契皋陶三謨也商頌始倚那終長  
發周雅大小二雅也金鍾屬石磬也書曰詩言志漢高  
都長安京師在西光武都洛謂之東京陸士衡文賦或  
含毫而緬然謝朓后園賦預含毫兮握芳東曾玄居釋  
曰東哲閉居門人並侍方下帷深譚隱居而台含毫散  
藻考選同異瀝音適磨  
水也縑絲縑也音兼

李都尉鴛鴦之詞纏綿巧妙班婕妤霜雪之句發越清迥

平子桂林理在文外伯皆翠鳥意盡行間河朔詞人王劉  
為稱首洛陽才子潘左為先覺

李都尉李陵也贈蘇武詩曰昔為鴛鴦今為參與辰  
昔時常相近鏡若胡與秦徐陵賦陪遊馭涉騁纖腰於  
結風長樂鴛鴦奏新聲於度曲婕妤好句見淄州司馬秋  
九詠張衡字平子有桂林賦蔡邕字伯喈有詩云連前  
有石榴綠葉金丹赤翠鳥時來集振翅脩容形迴顧生  
碧邑動搖揚縹青行如棹歌行長短歌行之行也河朔  
河北之地今北直隸等州王粲魏侍中劉楨魏文學洛  
陽見上文潘在晉王門即即安仁也左思晉記室字太  
冲皆能文之士沈休文謝天運傳論張  
蔡曹王魯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弥遠

若乃子建之牢籠群彥士衡之籍甚當時並文苑之羽儀  
詩人之龜鏡爰建江左謳謠不輟非有神骨仙材專事玄  
風道意



曹植字子建一時名士皆在接引如賦之在牢鳥之在籠也陸機抗之孫字士衡與弟雲俱有才名史記陸賈聲名籍甚詳見帝京篇分金燕喜註易漸之上九鴻漸于逵其月可用為儀吉言其可以為法也班固幽通賦皇十紀而鳴漸兮有羽儀於上京潘尼送陸机乃漸上京羽儀儲宮龜卜吉凶鏡現妍醜亦折衷之意晉南渡都建康在大江之東故云江左宋以后因之今南京曰江左江右即江西也劉休玄擬殷仲文詩求仁既自我玄風豈外慕註玄遠之風也

顏謝特枉戾罰典麗自茲以降聲律稍精其間沿改莫能

正本

宋書顏延之字延年瑯琊臨沂人三世仕宦家貧三十未婚文章之美冠絕當時累官國子祭酒司徒長史子峻為世祖南中諸議參軍以討劭功進延之光祿大夫峻后貴显延之每不樂之卒年七十二謝靈運陳郡陽夏人謝玄之孫襲封康樂公文章之美江左莫逮歷官太守好為山澤之遊從者數伯人開山通道不事官守

宋使收之與兵執使者逃逸為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即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赦徒廣州復為有司所奏殺之戕罰典麗謂無典則適麗之風也濟陰王暉云江左文人多顏謝任沈我温子昇足以陵顏轉謝含沈任吐

天縱明春卓爾不群聽新聲鄙陋涓之作聞古樂笑文侯之騷以封魯之才追自衛之迹宏茲雅奏抑彼淫哇澄五際之源救四始之弊固可以用之邦國厚此人倫俯屈高調聊同下里思入態巧文隨手變侯調慙其曼聲延年愧其新曲

史記衛灵公適晉舍濮上聞琴聲召師涓聽而寫之至晉命涓為平公奏之師曠曰此師延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投濮水死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註師延紂桑師作新聲比里之舞靡靡之樂樂記魏文侯問於子



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  
倦敢問古樂之如彼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云云  
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鍾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  
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  
審於音臣恐其聾於官也封魯之才指周公作樂自衛  
之迹措孔子正樂五際四始見宋閻五序下里見贈之  
問篇侯調樂人之名曼聲長引也列子陽問篇昔韓娥  
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余音迭梁麗三  
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人辱之韓娥因  
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禹涕相對三日不食過而追  
之娥還復為曼聲長歌一里長幼喜躍忭舞弗能自禁  
志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做  
娥之遺也笙篳篥名曰即師消所作靡靡之音也蓋空  
國之侯所好應劭曰漢武令侯調始作此器武帝好之  
體曲而長二十三絃抱下懷中兩手齊彈所云侯調曼  
聲恐即此也延年中山人父母兄弟及女皆倡也坐腐  
刑給事徇中平陽公主言延年女弟善舞武帝見  
說之并貴延年延年善歌為變新聲號協律都尉  
走以不敏謬蒙提及謹申奉和輕以上呈未近詠歌伏深

悚慙謹啓

走謙退自卑之詞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太史公牛馬走  
司馬遷再拜言註走猶僕也言已為太史公掌牛馬之  
僕不敢世其業也

上司刑太常伯啓 唐高宗總章二年以盧承慶為司刑太常伯

宋百官春秋云唐虞伯作秩宗典三禮周春官宗伯  
掌禮樂秦置奉常漢祖更名太常惠帝又曰奉常景  
帝又曰太常王莽改曰秩宗東漢又曰太常五代史  
百官志云至梁加卿字其后因之龍朔二年改奉常  
咸亨初復舊光宅初曰司禮卿神龍初復舊本朝有  
太常寺按漢制九卿所居曰寺寺廷也有法度者也

側聞魯澤祥麟希委質於宣父吳坂逸驥實長鳴於孫陽  
是則所貴在乎見知所屈伸乎知已

魯澤祥麟見封禪獲麟之野註吳坂逸驥見春齊早行  
註孫陽善相馬天上有一星名伯樂在天照星之旁人



見孫陽識馬號之曰伯樂潘尼贈陸機昔綠驥倚軒於  
 吳坂長鳴於良樂知與不知也本晏子春秋晏子之晉  
 至中牟睹斲社皮表負芻息於途側者問之對曰越不  
 父也為人臣僕將歸晏子曰可得贖乎對曰可遂解左  
 駢贖之因載與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立而請絕晏  
 子使問之曰子何絕我之暴也曰士者詎乎不知已而  
 伸乎知已吾三年為人臣而莫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  
 子為知我矣今不辭而入是與臣僕我者同也晏子出  
 見之曰吾嚮也見客之  
 容而今也見客之意

故雕其樸嶧山有半死之桐賞其聲柯亭無永枯之竹

醜吏傳漢興破甑而為園斷瑀而為璞註瑀刻鏤也樸  
 木之質也嶧山名禹貢嶧陽孤桐註取嶧山東桐以為  
 琴也收乘七祭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中鬱結之輪  
 菌根扶疎以分離上有千仞之峯下臨百尺之谿湍流  
 遡波又澹淡之其根半死半生柯亭會稽高遷亭也蔡  
 邕告吳人曰子向遊柯亭見屋東間第六竹椽可為  
 笛依其言取用之果  
 有異聲為柯亭笛云

伏惟常伯公儀天從構橫九霄而拓基浸地開源控四紀  
 而疏派

周書立政篇有常伯之官疑即太常也道家皆言天有  
 九霄而神霄為最高詩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此言四紀  
 謂江淮  
 河漢也

自赤文薦祉曲阜分帝子之靈紫氣浮仙函谷誕貞人之  
 秀本支百代君子萬年道叶神交黃石授帝師之略德由  
 天縱白星降王輔之精

孔子夢三槐間豐沛有赤鸞起呼顏回子夏往觀之見  
 赤蛇化為黃金上有文曰卯金刀后漢高起豐沛顏延  
 年赭白馬賦后唐膺錄赤文候日亦指漢高為唐堯之  
 后也帝子見過故宋蛇分註紫氣見代贈李榮篇黃石  
 句見白雲抱出石篇穀城文註春  
 秋佐助期曰蕭何稟昂星而生



峯秀學山列三墳而仰止瀾清筆海委九流以朝宗登小  
魯之巖辨練光於曳馬臨大吳之國識寶氣於連牛垂秋  
實於談叢絢春花於詞苑辨河飛箭激流翻白馬之津文  
江散珠圓波激驪龍之穴

揚子法言曰百川學海而至于海丘陵學山而不至于山蜀成都金堂縣東北一十里有三學山春秋左傳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註三墳三皇之書也或曰書中事物聚如墳山也詩高山仰止註高山則可仰止語辭梁主綱為太子劉遵率梁主與尊兄孝儀令曰賢從弟孝友濠深立身貞固內含玉潤外表瀾清筆海筆下文辭如海也九流見贈高四篇詩鴻彼流水朝宗于海註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天子曰宗小魯之若東山也辨練光句見父客臨海篇大吳句即識劍事兖螢大賦晉裴頠善談論時人謂為談叢即談叢也崔駰達旨春發其華秋收其實有始有極爰登其負又曹操留少子植守鄴以刑顯為植家丞顯防閑以禮無所

屈抗由是不合庶子劉楨美文詞精麗愛之禎曰君侯採庶子之春花忘家承之秋實為上招誘其罪不小愚實損焉又吳諸葛恪有才辨與呂岱語岱無以答雲喜曰世人奇恪之英辨可覓而西岱之無對為適是樂春藻之繁華而忘秋實之甘口也晉郭象字子玄少有才理好老莊能清言王衍云聽象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飛箭見渡黃河白馬河名漢以名縣高東郡本春秋衛之漕邑三周魏廢之故址在大名府城南二伯三卜里滑縣治南驪龍見高四篇驪龍註

是用德茂麟趾削桐葉以分珪道煥鶴池映桃花而曳綬  
既而揆留皇鑒忠簡帝心奉職春宮燦離光於青殿代工  
天府明台耀於紫宸綜理玄風燮諧元氣含輝禮樂皎愛  
日以流光毓彩文章映德星而開照

詩麟之趾振振公子註文王后妃仁厚故公子亦仁厚猶麟仁厚其趾亦仁厚不踐生虫也成王幼



與叔虞賦以桐葉剪圭以告曰以此封若叔虞喜以告  
周公上請封之王曰戲也公曰天子無戲言遂封虞於  
晉鷦池指太子鶴駕言之見李榮篇洛濱仙駕註漢官  
儀太常卿秩中二千石受青色桃花三彩揆度也詩桑  
只君子天子揆之留皇鑒為天子所鑒也太子之宮謂  
之春宮殿曰青殿書泉陶謨天工人其代之註人君代  
天理物度官所治無非天事亦代人君以理天工也紫  
微垣前三星謂之三台象三公故云紫宸台耀燮諧皆  
和也愛日德星  
俱見送之間篇

若乃識度宏遠器宇疏通明允篤誠盛業隆於后土惠和

忠肅玄功格於上天則伊陟謝其緝熙巫咸慙其保乂

春秋傳季孫行父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饋歎  
持戟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  
下謂之八愷焉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愷叔獻季仲  
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謂之八  
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晉起居註云太保衛唯明允  
篤誠有匪躬之志書唐爽篇公曰君爽我聞在昔成湯

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  
衡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  
註伊陟伊尹之子緝續熙明也巫氏咸名保  
安人治也下文又曰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

舉才應器與士無私水鏡澄花炫金波於靈府冰壺徹鑒

朗玉燭於神機則鄧攸莫際其瀾盧毓罕窺其術

三國司馬徽有知人之鑒當時稱為水鏡先生金波見  
望月有所思篇及秋月詩註靈府見贈高四篇冰壺見  
別李嶠詩王燭見山莊詩晉鄧攸字伯道東海王越舉  
為吏部郎盧毓植之子字子家為魏吏部論選皆先性  
行而后言才曰才所以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  
小善今稱有才而不能為善是才不中器也人服其言  
一時選舉號稱得人任昉王儉集序况乃淵角  
殊祥山庭異表望衢罕窺其術觀海莫際其瀾

故使妍蚩各安其分輕重不夫其權五教克敷百揆時叙

折衝千里魯連談笑之工師表一時郭泰人倫之度



魯仲連齊人射燕將書下聊城故云折衝談笑之功本  
晉平公使范昭觀齊景公觴之昭起曰願得君之尊以  
為壽公命酌晏子命去之昭不悅起舞顧太師曰為我  
作成周之樂太師曰盲臣不習也昭歸謂平公曰齊未  
可棄吾欲試其君晏子知之於是輟伐齊謀孔子曰善  
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又晉趙  
文子談笑當重甲之變荀淑遇黃憲於逆旅竦然異之  
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曰子吾之師表也郭泰字有道  
性明知人好訓獎士類舉孝廉不就周旋京師誨誘不  
息徐穉以書戒之曰大木將傾非一繩所能維何為柄  
栖不遑寧處泰感悟曰謹拜斯言以為師表晉書栢彞  
早獲盛名有人倫識鑒東海王越謂其子毗曰王參軍  
人倫之表梁孝標廣絕  
交論郭泰人倫東國

加以分庭讓士虛席禮賢斥善經心揖仲宣於祭席一言  
合道接然明於鄭階

賈誼字仲宣漢文受釐宣室召見問鬼神之本誼具道  
文帝不覺前席嘆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

及也然明事  
見帝京篇啓

某蓬蘆布衣繩樞常帶自弱齡植操本謝聲名中年誓心

不期聞達上則執鞭為士王庭希干祿之榮次則捧檄入

官私室庶代耕之祿

蓬蘆蓬戶草廬也原憲蓬戶不完禮儒行儒有一畝之  
宮環堵之室蕭門圭窳蓬戶甕牖賈誼過秦論陳涉甕  
牖繩樞之子註繩樞以繩束門筍也甕牖員如甕口也  
江淹上書下官本布衣常帶之士本說苑唐且謂秦王  
曰王嘗聞布衣常帶之士始于伏尸二人流血五步註  
以革為帶也孔明出師表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  
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  
諸侯捧檄見高四篇

然而忠不聞於十室學無專於一經退異善藏進殊巧宦  
搏羊角而高翥浩若無津附驥尾以上馳邈焉難托實款



投竿垂餌晦幽迹於渭濱抱瓮灌園絕機心於漢渚

十室本論語一經見高四篇羸金註文中子曰智哉留侯善藏其用巧宦見秋日山行篇巧拙註博羊角見螢火篇楚詞鸞鳥軒翥而翔飛班固典引三鳥軒翥於茂樹潘岳射雉賦鬱軒翥以余怒思長鳴以效能註翥飛也翔也

也

幸屬乾坤貞觀鳥兔光華嵩山動萬歲之聲德水應千年之色雖無為光宅欣預比屋之封而有道賤貧耻作歸田

之賦

繫辭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傳曰天地之道常垂象以示人故曰貞觀本義觀示也天下之動其變無窮然順理則吉逆理則凶則其所正而常者亦一理而已矣鳥兔日月也光華見螢火賦漢武封太山群臣聞有呼萬歲者三德水見郭少府詩光宅見封禪表比屋句見高四篇歸田賦

見疇昔篇歸去來註

於是竭來甕牖利見金門指帝鄉以望雲赴長安而就日美芹之願徒有獻於至尊蟠木之姿誰為容於左右

竭來見高四篇甕牖見上文易乾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金門金馬門漢朝門也或曰宦署門也時有善相馬者東門京詩銅馬法獻之詔立馬於魯般門更名金馬門東方朔云避世金馬門是也帝鄉二句俱見高四篇嵇康與山濤絕交書昔人有曝背食芹子而美者欲以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踈矣註列子揚朱篇昔者宋田夫常衣緇廣僅以過冬暨春東作日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與室綿繡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之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泉莖芹泮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蜚於口恡於腹眾哂而怨之其人太慙子此類也史記顓頊傳比至於幽陵南至於交趾西至於流沙東至於蟠木註東海中名山度索上有大桃蟠屈三千里東比有門名曰鬼門萬鬼所聚天帝使神人守之

洛子集注

卷之三

三



名爵壘主閱領萬鬼若害人之鬼縛以韋索射以桃弧投虎食之為容見浮查先容註

明公決幾成務論道經邦一顧之隆駘足逾於仙鹿片言

之事魚目軼於靈蛇

決疑當作幾惟易繫辭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註幾微也書周官篇立太師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註道者陰陽之理論者講明之謂經經綸也一顧見之問篇駘音臺馬脫也陸邵弟為盧氏尉常規獵忽遇鹿五六頭臨澗見人不驚毛班如畫獵者言此仙鹿射之不能傷且復不利片言本論語楚辭天問篇靈蛇吞象此指大蛇有珠言之軼比行也猶言魚目混珍也蛇有珠見之問篇彈隋註

庶望顧免維箕動薰風於舜海從龍潤礎霈其澤於堯雲則膾餘之魚希振鱗於吳水膳后之豕翻化龜於魯津拜

伏階墀增惧木谷謹啓

楚辭天問篇月光何靈顧免在腹註顧免言兔在月中因以為月之明也箕星好風月離之則有風書洪範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是也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孟子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故云舜海指隱居之地也易曰雲從龍與堯雲俱見高四篇礎柱下石也淮南子山雲蒸柱礎潤節陽曰月暈而風礎潤而兩吳王渡江食膾棄其於江中化為魚名曰膾殘魚左思三都賦雙則比目片則王餘符子洛朔人有獻燕王大豕曰年一百二十矣人謂豕仙王命養之太巨無用燕相命宰夫膳之豕見夢於相曰造化營我以豕形食我以人穢吾患其生久矣仗君侯之靈而化始得為魯津伯燕相游乎魯津有赤魚奉璧而獻詩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

上李少常啓

竊惟陰陽作炭化一氣以陶甄天地為壚混萬物為芻狗



漢賈誼詰鵬賦天地為墟造化為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合散消息安有常則本莊子書大宗師篇今一以天地為大墟以造化為大冶言天地之生人如陶人之作器冶人之作鐵融夜平一氣而成有位者成統人才亦猶是也荒史媧皇功烈上際九天際九

然則壁輪均照或流景於萊城王燭平分獨翔寒於黍谷

是汗隆迭襲榮悴相循得氣者繁滋失時者零落

壁輪見封禪表齊地記古有日夜見於東萊故萊子立此城名不夜城 邠衍齊人為燕昭王師北方有地美而寒不生五谷衍吹律煖之而禾黍滋在今順天府懷柔縣東四十里跨蜜雲界王燭見宿山左詩 萊城本古不夜城漢置不夜縣屬東萊郡東漢以后省入牟平縣北齊始置文登縣以始皇聚文士登此山頌功德也唐武德中於此置登州尋廢后復置登州於牟平縣文登縣屬焉今屬寧海州元仍舊今因之

伏以君侯疏乾激派龍門開竹箭之波鎮地橫基鵠翅峙

蓮花之嶺曜重暉於若月煩疊彩於非煙

龍門見晚渡黃河竹箭見泊河曲篇庾果之為王儉長史儉與書曰庾景行遂得泛綠水依紅蓮何其麗也時人以儉府為蓮花池華山有蓮花峯故云嶺趙簡子遊西河嘆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吉桑對曰鴻鵠高飛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加之濳把飛不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容千人亦有六翮之用乎前二句言其文章后二句言得賢也若月非烟見封禪表

至若瑞動赤符著元勳於東漢烽驚紫塞宣武功於北征

奕葉龍光聯蟬龜組德攸天縱白星降王輔之精道叶神

交黃石授帝師之略

漢光武以疆華自閔中奉赤伏符來云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圖野四七之際火為主因以即位因以符中姓字除拜三公如以王梁為司空又欲以讖文用孫咸行大司馬衆不悅乃以吳漢註識記之書曰符赤



伏其符之名也漢德尚大赤火色伏藏也峰塞義見蕩  
子賦世代相繼如草木相代有葉故曰奕葉詩為龍為  
光言人臣之德足以為國之隆重光明也公侯之冠有  
纓上出謂之蟬冠組天子之轂也詩話云組間次五采  
為之禮內則織衽組訓註薄濶為組似繩為組龜印背  
作龜形繫之於組者也天縱見閨情詩啓白星黃石俱  
見前

故得三千運北擊舜海以遊鱗九萬畝南望堯雲而矯翰  
折衝千里魯連談笑之功師表一時郭太人倫之度

三千九萬見螢火  
篇余俱見上篇

於是九重銜綬懸星影於宸維四達埋輪振霜威於權石  
加以分庭讓士虛坐禮賢片善必甄揖虞翻於東箭一言  
可紀許顧榮以南金

九重見高四篇綴繫璽之組宸維上帝之居也淮南子  
天西北無光燭龍含火以照四達四通之道也禮樂記  
有輕重也史記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吳虞翻  
與少府孔融書并示以所置易註融答書曰關延陵之  
箭也顧榮字彥先上言陸士光其季思殷慶元顧公亮  
揚彥明謝行言賀主陶恭兄弟諸人皆南金也又薛稷  
紀瞻閔顧榮賀循時號五雋張華見而奇之曰皆南  
金也本詩大略南金註荆楊之金也

其蟠木朽株散樗賤質墻面難用灰心易寒退無毛薛之  
交進乏金張之拔塊然獨居十載于茲矣

蟠木朽株二句見浮查篇墻面本論語書周官不學墻  
面灰心見螢火賦又莊子齊物篇南郭子綦隱几而坐  
仰天而嘘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  
乎形固可使如稿木心固可使如死灰乎毛遂平原君  
門下容薛公即孟嘗君也門下食客三千入金日殫休  
屠王太子沒入為宮奴武帝嘉其容止歷官車騎大將



馬子集詩卷之三

軍子賞建俱漢昭帝奉車都尉與上卧起張安世漢宣時大將軍曹植上魏文書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應休璉與曹長思書塊然獨處有離群之志又與從弟來還京都塊然獨處

然而日夜相代笑溝壑之非遥貧病交侵思薛羅而可託  
歌乘函控寂進綺季於青山樂道棲貞從魯連於滄海

溝壑字本孟子原憲弊衣而耕子貢結駟而過之曰子病矣憲曰吾聞無財謂之貧無道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薛羅見贈高四篇綺季見時昔篇四翁註魯連滄海見員半千詩註

幸屬舜門廣闢漢幣交馳遂得佇嘯高丘應箕文而動韻  
聆吟大野浮良皓以流陰

舜門見贈高四篇舜賓註漢武以幣聘申公故云漢幣佇肅見遠使海曲篇莊子太宗師篇傳說得之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箕尾而比於列星註東維天漢津之東維也星經曰一星在尾上言其乘東維騎箕尾之間也

崔氏云傳說死其精神乘東維托龍角為列星今尾上有傳說星即此也吟亦本梁父吟山頂曰岫良為山也

將恐在藻纖鱗終寡登龍之望棲榆弱羽徒仰搏鵬之高  
所覲曲逮恩光資餘潤於東里襲承導引托輕夢於南柯

撫已多慙循躬增懼謹啓

詩魚在在藻言魚何在在乎藻也左思詩石泉潤瓊瑤纖鱗亦浮沈登龍見登司馬樓宴詩又見出紫篇暴肥註棲榆二句見螢火余潤東里用子產事異聞錄廣陵序于禁宅高有古槐林醉卧其下夢二使者曰大槐安國王奉邀禁隨二使入見王曰吾南柯政事不理屈卿為守禁至即數日乃寤尋古槐下一穴洞然明朗可容二指有大蟻乃槐安國王又尋一穴直上南枝乃南柯即也

上兗州啓兗州見遊兗部

側聞未遇孫陽蓋車無絕塵之迹時逢和氏荆山有連城



之珍豈若聽清音於爨餘則枯桐發響收夜光於玄璧則怪石騰輝在物猶然况於含識者矣

孫陽見太常伯啓蓋車見春霽早行詩太行道註莊子田子方篇顏回問於仲尼曰夫子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陸乎后矣又西京雜記漢文自代還有良馬九疋曰浮雲赤電絕塵逸驂紫燕綠蟬能絕群名曰九逸和氏見之問篇獻楚註后和氏璧歸趙秦昭王欲以十五城易之故曰連城吳有燒桐以爨者蔡邕聞其聲曝曰此良桐也因製以為琴果有雅音其尾火燒名曰焦尾夜光二句見螢火篇壁光照

伏惟明使君鳳穴振儀龍門標峻瓊雕岳立表秀干雲霞

煥霜菲澄虛鑿物

鳳穴見傷祝阿王明府篇龍門見前篇瓊雕如玉之雕岳立如山之時也司馬相如子虛賦交錯糾紛上于青

雲本兎谷子謂儀秦曰子不見嵩岱之松柏華霍之檀桐乎上枝干於青雲下根通於三泉千秋萬歲不受斤斧之患霞言其采霜言其明喻其智識之精鑿也陸士衡詩高談一何綺蔚若朝霞爛即霞煥之意也

既而代工天府忠簡帝心擁熊軾而撫百城建隼旗而臨千里坐崇敷惠思纏去思剖竹垂仁式歌來暮清凝夜燭化警晨鳥外勗九農內弘五教道之以禮樂齊之以刑書約法遵寬設蒲鞭之耻立言惟信控竹馬之期甘雨隨車雲低輕重之蓋珠還合浦波含遠近之星

代工見太常伯啓漢制三公所居曰府上者道德之所聚天府猶言天工也刺史車畫熊於軾亦漢制也隼旗畫鳥隼於旗上也亦刺史之制坐崇見在獄詠蟬序漢何武為京兆尹所居無赫七名去后常見思剖竹即剖符也古者以玉為信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文帝初以郡太守為銅虎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便也各分



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后漢廉范為蜀郡太守邑居稠密多火災前守皆禁夜作范至但嚴令貯水而已民甚便之歌曰廉叔度來何莫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晨鳥見憲臺出繫朝夕鳥註周禮閭師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故曰九農春秋傳鄭子產鑄刑書謂以刑法置書而鑄之以示民如今之律令也劉寬治南陽郡吏民有過蒲鞭示辱郭伋守南陽始至有兒童數百騎竹馬迎之因與約其日行部到此如期不失其信祝其合鄉二縣父老訴曰某等是公百姓獨不迂降乃迴赴之雨隨車下又鄭弘消息繇賦政不繁苛行春大早隨車致兩白鹿方道挾輟而行漢孟嘗守合浦俗采珠易米前守貪珠忽徙民餓死盈道嘗清一年珠復還合浦漢平南越所置郡治合浦縣三國吳改珠宮郡未幾復為合浦即劉宋於此置越州隋初郡廢州存大業初改祿州尋改合州又齊為合浦郡唐初罷郡復越州貞觀中改廉州因即有大廉洞天宝初復合浦郡乾元初又復廉州宋州治長沙改置太平軍咸平初復為廉州元置路本朝改府隸廣東

至如卧理稱難坐嘯匪易披裳問疾垂愛景以字人塞惟廣聽穆薰風而扇物嚴霜秋降叶隼擊而防小人零露春濡飾羔牲而禮君子

漢武以汲黯守淮陽黯曰臣嘗有狗馬病不任郡事得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耶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弘農成瑨守南陽以岑暄為功曹時人為之語曰南陽太守岑公孝私農成瑨但坐嘯愛景愛日之景也字見高四篇漢朱邑為郡守僚吏有疾披衣問之賈琮刺冀州令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反垂惟裳自揜塞乎命塞之薰風見太常伯啓扇物本史記周武王道遇明人下車而扇之孫定尹京兆以立秋日署侯文東郡督郵敕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奸惡以成嚴霜之誅詩蓼彼蕭斯零露漙兮此諸侯朝天子也與之燕以示慈惠也西征賦地秋霜之嚴威流春澤之渥恩羔羊禮賢之誓旌者禮賢之儀如卿羔大夫以旌是也又詩子千旌大夫禮賢之詩也又孟子讓王篇楚昭



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  
子其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註三旌三公位也

於是仁必有勇吏不忍欺美譽鬱於三齊芳聲騰於萬古

史記西門豹傳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  
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誰最賢哉辨  
治者當能別之三齊記右即墨中臨淄左平陸謂之三  
齊漢書音義言齊與濟北膠東為三齊非也

若乃清規遠鏡皎月色於靈臺玄鑒凝冰稊松風於智府

研幾十篋探賸九流縵翠萼於詞林絳仙花於筆苑文江

翻浪織玉漱以韜霞學海驚瀾綴珠鱗於濯錦

靈臺見高四詩古甫作誦穠如清風稊清微也漢吳  
叔文善琴隱居石壁山多松樹當盛夏時以琴撫於松  
下以納涼作風入松之操此借松風用之司馬遷曰脩  
身者智之府也漢武屢以十篋書從行幸河東亡其三  
篋張安世具識其事后得書枚無遺失九流見贈之問  
篇詞林猶言翰林絳音醉周也漱音歛歛艷流霞註水

溢貌又水波貌亦作滄字王漱水  
之色也學海見太常伯學山註

加以懸榻待士擁篲禮賢汲引忘疲獎題不倦懷經味道

之客望範圍而駿奔兼色流略之夫窺義園以遐集求小

善於毫芥顧正禮於二龍振幽滯於沙泥許公明以一驥

陳蕃獨設一榻待徐釋去則懸之申屠蟠曰戰國之時  
處士橫議至使列國諸侯擁篲前驅註篲竹箒掃門也

齊謝覽弟舉俱預元會江淹一見並相欽挹曰所謂馭  
二龍於長途者也本三國安平趙孔耀至冀州見刺史

裴徽上曰君顏色何以消滅於故耶孔耀言體中無藥  
石之疾然見清河郡內有一驥驢拘禁后廐歷年去上

良伯樂百八十里不得騁天骨起風塵以此憔悴耳  
言驥驢何在孔耀言平原管輅陶丘劉岱字公山又薦

岱弟繇字正孔微曰前年舉公山何復舉正禮曰若使  
明公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后所謂馭二龍於長途騁

驥驢於千里輅字公明年二十六雅性寬大與時無忌  
仰覩天文則同妙哉公石申俯覽周易則齊思季于今



明使君方畱神幽藪留精九臯輅宜象陰  
加之應得及羽儀之時徽於是辟為文學

某淹中故俗體朴厚之弘規稷下遺眈陶禮義之餘化頗

遊簡素少閱縑繡每蟋蟀凄吟映素雪於書帳莎雞振羽

截碧蒲於翰池

淹中稷下俱見封禪表千儀聖主得賢臣頌蟋蟀俟秋  
空映雪見洛賓對雪詩詩七月篇六月莎雞振羽七月

在野八月在字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註莎雞  
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易其名路温舒父為里監門使

温舒牧羊温舒取澤中蒲截以為牒編用為書翰池墨  
池也張芝臨池學書水盡黑人呼為墨池在今河南府

陝州天興國州有鍾繇墨池温州有王羲之墨  
池常德府沅江縣西烏龍寺內有諸葛亮墨池

既而學異懷蛟才非夢鳥價不齊於南漢芳不重於東山

平屬日月光華雲霞紛郁方結羨魚之網將誦扣角之詞

奮短翮於捨榆希高標之餘拂濯纖鱗於涓滴望鴻浪之

微霑

雙鳥見初秋登司馬樓宴詩東山在浙江紹興府上虞  
縣西南四十五里晉謝安隱於此高崧嘗賦安曰卿高

卧東山人言安石不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亦將如卿何  
今絕頂有謝公調馬路向雲明月一亭遺跡謝灵運讀

書石壁精舍織  
鱗字義見上篇

所冀顧盼曲流剪拂增價則鉛刀起一割之用跛鱉致千

里之行是知竊濕吹於齊竽濫飛聲於郢路拘山雞而自

恣顧遼豕以多慙輕觸威嚴不遑流汗

梁孝標廣絕交論顧盼增其倍價剪拂使其長鳴皆用  
伯樂事顧盼見之問篇一顧註長鳴見春霽早行詩太

行道註鉛刀句見懷古上裴侍郎詩磨鉛註荀子曰跬  
步不休跛鱉千里焉洪自叙豈敢力蒼蠅而慕冲天之



學策披驚而追飛兔之軌齊宣王好竿吹者三伯人東郭先生不知竿蓋於三伯人中食祿宣王卒文王即位

### 上兗州崔長史啓

崔義玄字逞之兗州人貞觀初歷左司郎中兼韓王府長史以介直稱后遷婺州刺史討平睦州寇拜御史大夫子承慶及孫皆極貴

啓側聞豐城戢耀駭電之輝俄剖沙丘跪迹躡雲之轡載

馳

豐城戢耀即埋劍事見螢火賦駭電劍之光也如紫電之名耳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及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轡臣之子皆不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薪菜者有九方臯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穆公見之使

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取之壯而驪穆公不悅君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求者色物牝壯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臯之所見不見其精而志其麗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臯之相馬乃有貴乎馬者也馬至果天下之馬也躡雲良馬名如始皇躡景之馬也

然則激湍侵星佩潛蛟於壯武騰鑣歷塊騁蹀駿於咸陽且煦輟波鱗側羨鰲潭之躍觸籠雲翼肩望鵬魚之迅是以齊郊夕唱牛歌挾白水之詞漢境朝趨車候驚拂塵之

思

晉成公緩凌河賦凌砥柱而激湍兮翰汭洛而揚波侵星言劍氣上侵牛斗也潛蛟用化龍以指劍故云佩壯武地名出劍之地鑣馬衝外鐵王褒賢臣頌及至駕鰲膝駮乘旦王良執記韓哀附輿縱馳驚忽如影靡過



都越國... 蹀疾也... 秦孝公... 列子陽... 二萬里... 皆金玉... 之不老... 下往還... 失群聖... 番六萬... 不盈數... 國灼其... 大海仙... 小其人... 螢火篇... 也入戶... 望齊郊... 秋好客... 伏惟公... 騰瀾浴... 景灑靈... 派以含... 珠擢幹... 梢雲翊... 孤巖而... 聳

桂崇基... 龍章之... 日靈臺... 波湛漢... 濟競欣... 彩藻逸... 潘花擘... 詞鋒而... 銜價光... 浮衛王

騰瀾浴... 之物指... 故云周... 故云漢... 而土木... 雀舊註... 云養之... 海嘗之... 當復云... 吾家兼... 取蓋指... 融謂楊... 梅為君... 家果也



世說言語門梁國楊氏子年九歲甚聰慧孔君平詰其  
 父不在乃呼兒出為設果果有湯梅孔指示兒曰此是  
 君家果兒即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也其注云王  
 隱晉書孔坦字君平會稽山陰人善春秋仕至廷尉卿  
 不魯註楊脩孔融本傳亦不載此事巢元脩誤舉東坡  
 誤筆之補次公註坡詩又妄云脩融之事可見考據之  
 難也黃琬幼聰慧祖父瓊為太守奏日食太后問所食  
 多少瓊未對琬時年九歲在傍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  
 月之初瓊大奇之即以其言應詔靈臺見高四篇霄練  
 言其薄霜鏗言其斷決之易也穆天子傳天子西登崑  
 崙見西王母癸巳至於群王之山先王之沂謂冊府史  
 外紀群王之山平阿無隘四微中繩庸成氏之所中先  
 王之冊府也註往古先王以為藏書之府故秘書省為  
 冊府淮南子亦曰崑山天地之冊府也漢天河也黃陵  
 黃河之陵王簡栖頭陀寺碑愛流成海情塵為岳註情  
 想漸漬若塵飛為岳干天猶言干雲稽嶽猶言稽阜也  
 龍津二句見贈之問篇李仙註蕪室見高四篇陳蕃室  
 註欽賢見帝京篇孫弘閣註范傍字孟博汝南人少厲  
 清節嘗為清詔使按察冀州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  
 下之志州郡令汗皆望風解印綬去江淹恨賦文禹條

而結繁註文必先扶植本根乃立其幹如垂條結葉也  
 潘花見太常伯篇映桃花註陳書總有潘李之華而無  
 園綺之實晉書潘岳詞鋒景煥衛玠瑾孫也搃角乘羊  
 車入市見者皆以為王人觀者傾都玠勇王濟見之歎  
 曰珠王在側覺我形穢又嘗語人曰與玠同遊若明珠  
 之在側朗然照人及長好言玄理其病羸毋恒禁其  
 語遇勝日親友時請一言無不咨嗟以為八徵琅玕王  
 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玠言輒嗟息絕倒時人語口  
 衛玠談道平子絕倒及王宋王濟並有盛名皆出玠下  
 世云王家三子不如衛家一兒玠妻父樂廣有海內盛  
 名議者以婦翁  
 水清女婿玉潤

然則崑溪既琢必見山川之精樹羽已懸行嗣雲韶之響

是以左龜陰而演化務肅百城輔麟壤以宣風恩覃千里

徽猷克著逾盛德於休徵聲績聿宣軼異規於恭祖佩呂

刀而邵美已贊塞帷之遊屈龐驥而未伸將騁仁風之駕



王出崑崗崑溪崑山之溪也詩崇牙樹羽註崇牙以采  
色為崇牙樹羽置五采之羽於崇牙之上也黃帝樂曰  
雲門韶舜樂也龜陰魯地詩奄有龜蒙蓋龜山之陰也  
麟壤見封禪表亦指兗州耳又秦彭茂陵人六世祖襲  
與群從五人同時為二千石三輔號萬石秦氏彭以禮  
訓人后徒穎川有鳳凰麒麟嘉禾其露之瑞肅宗巡行  
輒賞賜焉故稱善政者亦曰麟壤軼升菴引莊子奔軼  
字謂與轍同戰國策姊嫫媧軼貴育註車相遇也史記其  
軼乃時上見于他說索隱曰散軼也字書軼侵也跳也  
突也此軼字當以轍言之呂虔為刺史有佩刀相者以  
為三公之服虔乃贈別駕王祥曰汝后必與足稱此刀覽  
以相與祥臨薨以刀授弟覽曰汝后必與足稱此刀覽  
后歷世多賢與於江左王導其也奉帷見前篇麗驥  
見高四篇展驥註袁宏守東即謝安執宏手授扇時諸  
賢畢集安欲試之又曰聊以贈行去  
即應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

加以側階引彥鑒駿子之微言倒屣延賓辨王生之雅量  
故使員流之下探照乘於長波高岫之巔剖連城於幽石

任昉王儉序望側階而容賢候景風而式典註側階下  
階也史記田光見太子丹側階而迎驥子見閨情詩各  
然明許皇甫規有重望馬門太守見之不出王符至  
疑迎之時人為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逢掖又蔡  
邕奇王粲倒屣迎之既至容貌短小一座盡驚邕曰此  
王生也有異才吾家書文盡當與之魏惠王問齊威王  
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惠王曰魏國雖小尚有徑寸之  
珠照車前各十二乘者十技豈以齊大國而無寶乎  
威王曰寡人之寶與王異吾臣有擅子躬子黔夫種首  
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惠王有慚色連城見上充

州啓

某篋管小噐鷓蚊末材環帶嶧桐戢晞暘之厚德傍鄰汶  
篠慕貫時之貞勁但以容膝一丘曲阜之瓢遽切枕肱五

畝成都之壁已窮檐石厭於糟糠負薪疲於短褐

旄簪木斗筲列子湯問篇江浦之閒生麼虫其名曰焦  
螟群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字



馬二集言  
本作焦今從鳥當是鷦鷯莊子逍遙篇鷦鷯巢於深林  
不過一枝然作鳥與蚊字不相連恐只是焦嶼也嶼桐  
見太常伯啓嶼山註晞陽露也詩湛湛露斯匪陽不晞  
其卒章云其桐其椅實實離離又云湛湛露斯在彼杞  
棘言露被於桐梓之上也禹貢篠簜既敷註篠箭竹簞  
大竹水去而竹生也又曰厥貢篠簜既敷註篠箭竹簞  
篠之材中於矢之倚簞之材中於樂之管潘岳笙賦河  
汾之寶有曲沃之懸匏焉鄒魯之珍有汶陽之孤篠焉  
戴凱之竹譜魯鄆鄆山汶陽出篠形色不殊質物堅潤  
宜為笙管孤者於衆竹間獨美也禮記禮運篇如竹箭  
之有根也如松柏之有心也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  
陶潛歸去來辭倚南窓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一立見  
梁大官詩立中註曲阜之瓢指顏子枕絃指孔子五血  
本孟子文君既奔相如與馳歸成都居惟四壁無以自  
立晉劉毅家魚擔石之儲蒲博一擲百  
萬負薪用朱買臣事見夕次舊吳詩

然而少奉過庭之訓長昧克己之方弋志書林咀風騷於  
七略耘情藝圃偃苗籍於九流洒惠渥於羊陂屢泛文通

### 之麥峻曲岸於蔦谷時遺公叔之冠

揚雄劇秦美新論是以發秘府覽書林遙集乎文雅之  
固翺翔乎禮樂之場左思魏都賦游乎六藝之園馳騁  
乎仁義之途又云脩容乎禮園翺翔乎書園風如風雅  
之風騷如離騷之騷也劉向子歆王莽薦為侍中貴幸  
更名秀號國師公復令與五經卒父業秀於是恣群書  
而奏其七畧一曰輯畧二曰五經卒父業秀於是恣群書  
詩賦畧五曰兵書畧六曰術數畧七曰方技畧九流見  
贈高四篇魏志楊俊同即王象少孤為人僕隸牧羊而  
私讀書因獲樞楚俊美其才質即贖象著家聘娶立屋  
然後與列象后官至散騎常侍文通高鳳字泛來見上  
吏部帝京篇慈高鳳註鶯谷指出于幽谷后漢朱穆字  
公叔伍歲有孝稱及壯耽李銳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  
知亡失衣冠顛隊坑岸其父常以為專  
愚幾不知數馬足梁冀舉為侍御史

雖不能縱逸韻於霜臯咲野致九天之響而頗亦蓄餘香  
於露薄垂芬有十步之芳而乃忍跡魯鴻非荆山之抵鵲

各子集生



造名韓大歎稽阜之陸梁

霜阜秋澤也詩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鶴鳴曰矣陸機曰華亭鶴唳可得聞乎符堅伐晉兵敗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兵九天猶九重也太玄經謂中天羨天從天更天睟天廓天滅天沈天成天謂之九天十步見味懷詩魯鴻見遠使海曲為魯史記鹽鐵論越以孔雀珥門戶崑山之傍以玉抵鳥鵲造義見久成邊城篇戰國策淳于髡曰帶盧天下之駿狗也東郭冠天下之狡兔也環山三騰網五帶盧不能及之註韓國良犬名盧東郭外有狡兔名魁稽阜見高四篇后漢書差遂陸梁正義云嶺南人多處山陸其性陸梁今按非也魚之大者跋扈亦曰跳梁陸梁即跳梁以梁為陸越而過之故曰陸梁張平子西京賦惟獸陸梁又并泉賦註云陸梁跳也陳后山詩紙狐切大陸梁皆跳義以此言魁之善走韓大歎之也○荆山在懷遠縣治西南城經其上西北有玉坑乃卞和采玉之所他如石青黑此獨白石異常東有卞和洞抱璞岩

方今玉瑄經秋金風動籟吳宮歸乙望陰岫以依遲素林

返鴈候陽潮而抵舉籟金味道之子伴纁帛以彈冠屑王

含毫之人望弓旌而翹足竊不揆於庸識輒輕擬於揚庭

瑄與管同纏秋即候氣之意見春霽早行註金風秋風也動籟見冬日野望詩乙燕也春社則來秋社歸山故云望陰岫鴈秋冬還南至春北鄉故云候陽潮也籟金見高四篇彈冠見梁大官詩左傳齊景公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辨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旌義見前篇趙良謂商鞅曰其亡可翹足待註翹舉也

所冀曲逮恩波時流咳唾儻能分其斗水濟濡沫之枯鱗

惠以餘光照霜棲之寒女得使伏櫪驚蹇希駢驥而蹀足

甯棘翩翩排鴛鴦而刷羽

趙一疾邪賦勢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披褐懷金玉蘭蕙化為蕪斗水枯鱗見春霽早行詩餘光照女見螢火



賦晉王敦醉后擊唾壺歌曰老馬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未已楊子法言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人亦顏之徒又趙壹報皇甫規書仰高希驥顏延年精白馬賦眷西極而驥首望朔雲而翹足

則捐軀匪恠碎首無辭雖復投報揚金君子以之貽戎效誠魏草小人之所懷恩輕瀆威嚴深惧履尾載塵聽覽迫甚蹈冰

齊晏子以粟金遺比郭騷騷辭金受粟后晏子見疑景公出奔騷造公庭曰晏子賢而去齊齊國必侵不若先死遂自殺公自追晏子史記人有毀孟嘗君於齊潛王君將為亂及田甲劫王王疑之孟嘗君乃奔先是魏子為孟嘗君收邑入三反不致一入問之曰竊假與賢者孟嘗君怒退魏子至是受粟者上齊王書言孟嘗君不伐魯獲宋萬宋人請之萬歸問與博爭行公怒辱之曰始吾敬子今魚虜也萬有力病此言遂以局弒閔公大夫仇牧聞之以兵造門萬搏殺碎首齒著門闔死王克

論衡禽息薦百里奚穆公出當門仆頭碎首以達其友楊震為太尉故所舉茂才王密令昌邑遺金十斤震曰故人知君上不知故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去魏草見對策文第一道結草註易履卦履虎尾不咥人亨又書畢命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上齊州張司馬塔齊州見封禪表註

昔者薛邑聞歌楫馮驩於彈鋏夷門命駕顧侯生於抱關

馮驩事見上裴侍郎詩史記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夷門監者魏公子無忌往請厚遺不受公子於是置酒大會坐定從車騎虛坐自迎侯生上攝衣冠直上坐不讓歎現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頭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生下見其客朱亥睥睨故久與語微察公子色愈和時將相宗室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現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上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引坐上坐徧贊賓客上皆驚酒酣公子起為壽侯生前生謂公子曰今日嬴為公子亦足矣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迎於眾人



馬子集註  
廣坐之中不官有所過公子故過之然羸欲就公子名  
故夕立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愈恭市人皆以羸為  
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  
士也於是罷酒生遂為上客

何則志合風雲戴笠均乎乘馬情諧道術忘荃貴乎得魚  
是以挹蘭言於斷金交蓬心於匪石庶清音默聽賞流水  
於牙絃妙思通神叶成風於郢匠

風雲忘荃流水成風俱見高四篇戴笠見寶六即宅序  
蓬心見發諸暨篇匪石亦見六即序

伏惟公疏源白水浸地軸以翰波篆慶黃軒感星精而託  
命綴珠華於七曜聯玉葉於五雲

白水南陽白水縣也光武與於白水吳漢與之同居白  
水鄉地軸見高四篇少典氏娶附室見大電光統比斗  
星照郊感孕二十月生黃帝軒轅氏舜亦感樞星而  
生七曜日月五星也王葉見咏秋雲詩五雲五色雲也

至夫神石攜祥靈鈎表貺千年馭鶴振仙氣於帝鄉七葉  
珥貂襲榮光於感里因以紛綸國牒昭晰家聲

高琳字季珉母後漢泗濱見一石光彩朗耀持歸夜夢  
人謂之曰此浮磬之精室之必生令子遂有姓生琳攜  
發也左思蜀都賦出思絢道德橋藻棫天庭靈鈎見寒  
夜獨坐篇富鈎註千年馭鶴見贈李榮篇洛濱仙駕註  
漢功臣惟金曰碑張安世親近貴寵比外戚左思詩金  
張籍舊業七葉珥漢貂馮唐豈不偶白首不見詔七葉  
漢武帝至平帝珥挿也詳見封策文戚里見帝京篇紛  
綸見之問篇工家族譜謂之國牒亦曰玉牒張協七命  
生必耀華名於玉牒沒則勒  
洪伐於金冊註並國史也

洎乎鹿走周原輔秦而興霸蛇分沛澤豈唐運以開基  
常山王之玉潤金聲博望侯之蘭薰桂馥羽儀百代掩梁  
竇以霞舉鍾鼎一時罩表揚而岳立







增茂穆蘭室以流芳

神授猶言天授生知本論語韓詩外傳君子避三端謂  
文士之筆端武士之峯端辨士之舌端陸機文賦籠天  
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註挫折挫也謂萬物雖衆折  
挫而書之九流見高四篇學海見太常伯啓黃熊見螢  
火篇羽泉生熊註吳門白馬言客臨海有懷詩平子思  
玄賦激飛泉之瀝液兮咀石齒之流英陸機招隱詩山  
溜何冷也飛泉激鳴玉瀑布泉自山頂瀉下如瀑布之  
狀濯錦見陳文林陸道士篇錦水註視市見帝京篇蘭  
屋見寄東臺  
詳政學士篇

於是翔鱣應符觀光上國飛龍成卦利見大人搏羊角以  
垂天展驥足而騰景翼貳藩邸紹敬祖之清廉光贊外臺  
陳君回之亮直惟公平而折獄磔鼠謝其嚴明擁端慙而  
乎人化蛇慙其智勇晉何劭字敬祖

楊震教授隱居后有冠雀邨三鱣飛集講堂前都講取  
魚進曰蛇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  
生自此升矣后震果為司徒迂太尉飛龍利見俱本易  
羊角垂天見螢火篇展驥見高四篇諸王之國謂之籓  
却各道行省謂之外臺漢張湯父丞長安鼠盜肉必怒  
笞湯也掘得鼠及余肉掠治傳爰書訊鞠論報具狀磔  
堂下父見之視文詞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后為  
酷吏官至御史大夫孫張安世漢宣帝時大將軍

加以清規日舉湛虛照於冰壺玄鑒露凝朗機心於水鏡

謙光自牧恭已愛人片善必甄楫虞翻於東箭一言可紀

許顧榮以南金

日舉本舉頭見日句冰壺見別李嶠詩  
水鏡見太常伯啓片善四句見少常啓

某疾抱支離材均擁腫進不能握蘭分竹結銀黃於雲臺  
退不能絕粒茹芝煉金丹於地肺而出沒風塵之內淪漂



名利之間游無毛薛之交仕乏金張之援塊然獨處者一紀於茲矣

支離見贈宋玉得涼字篇權腫見浮查篇漢官儀尚書懷香握蘭趨走丹墀梁簡文與蕭臨川書分竹南川剖符千里分竹即剖竹也見上充州啓漢張良謝病辟穀而不註良素多病入關即杜門道引不食穀註服辟穀藥終南山採芝而食一統志終南山一名地肺漢李少君見漢武言祠竈則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註丹砂用藥點化可為黃金抱朴子論仙篇云夫作金皆在神仙集漢淮南王抄出以作鴻室枕中書雖有其文然皆秘其要其所用藥物復改其本名不可案之使用毛薛以下四句已見李少常啓

然而日夜相代恐溝壑之非遥窮病交侵思薛蘿之可託常願處幽控寂追夏黃於商山樂道棲真從魯連於滄海

此即重出

豈圖語默易爽心迹難逃題橋之恨愈深攀桂之情徒結是用絕心乾沒耽閱丘墳謁子持於南荆訪康成於北海西遊梁益仰司馬王楊之風東入臨淄慕淳于管晏之智瞻言前古從欬思齊俯惟當今空勞懷刺

司馬相如自成都遊長安題橋柱曰大丈夫不乘駟馬車不復過此橋晉郗詵謂武帝曰臣對策譬桂林一枝有桂更增嫦娥之名皆因桂而誤也史記張湯始為小吏乾沒註得利為乾失利為沒乾亦沒也丘墳見太常伯啓鄭者無水而沈乾沒者雖乾亦沒也丘墳見太常伯啓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漢桓帝時入關從學馬融歸學徒相隨者數千人孔融深敬之玄嘗道遇黃巾賊數萬見玄皆拜相約不入縣境袁紹帥冀州大會賓客競談異端百家互起玄隨方辨對咸出問表莫不嘆服杜密



素與李膺名行相次。時人謂之李杜。嘗為北海相。行春到高密。密見鄭玄。為鄉耆夫。知其異器。即署郎。職遺就學。卒成大儒。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梁益二州名。梁州之境。東距華山。之南。西據黑水。秦為漢中。漢隸益州。部東漢改漢寧郡。曹魏復為梁州。后改襄州。尋陞具元府。改漢州。隋改漢中。康初為漢中府。隸陝西道。益州古蜀國。未因之。元改為路。今為漢中府。隸陝西道。益州古蜀國。詳見費六。還蜀篇。司馬相如。王褒。楊雄。皆蜀人。臨淄春秋齊邑。名本營丘之地。秦屬齊。即漢置營陵縣。為北海郡治。東漢又置臨淄縣。屬北海郡。唐屬青州。宋屬鎮海軍。金縣。隋復置臨淄縣。屬北海郡。唐屬青州。宋屬鎮海軍。金屬益都府。元併入益都縣。后復置。今因之。屬青州府。隸山東道。淳于髡管仲晏嬰皆齊人。陳孔璋為曹洪與魏文帝書。聞入自益都。仰司馬王楊之風。有子勝斐然之志。文意與此正相似。刺書名帝也。詳見贈高四篇。爵里刺註北海古青州地。

不意雲浮礎潤霜落鍾鳴揖郭泰於仙舟有道斯在賞駿明於樽俎盛德猶存

雲浮礎潤見太常伯啓豐山有九鍾霜降則鳴仙舟見贈之問篇有道郭泰字駿明見帝京篇啓然明註

雖調叶清歌誠寡和於郢路而庸客濫吹竊混奏於齊竽

輕撮課囊榆楊盛德

郢路見贈之問篇濫吹見上交州啓

庶金波離畢零陵之石自飛瑤光建寅蕭丘之火漸熱學

慚麟角得類鴻毛愧汗如漿憂心若厲

漢書月穆上以金波謝朓詩金波麗鳩鵲王繩低建章

註金波月也金井玉繩皆星名梁謝舉凌雲臺詩勢高

凌玉井臨迥度金波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註畢星好雨月離畢則滂沱大雨也零凌山有石燕遇風雨即飛雨止即還止為石瑤光見秋月詩王繩註建寅謂初昏斗柄建寅夏正之正月也抱朴子曰南海蕭丘之上

有自生之火春起秋滅荀子曰學成者如麟角戰國策魯仲連說張相國鴻毛之輕也而不能自牽司馬光報



駱子集言  
任少安書人固有一死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  
巧趣異也吳質答東阿王書誠以身賤犬馬德輕鴻毛

### 上廉使啓

每讀書見古人負米之情捧檄之操未嘗不廢書輟卷流  
涕傷心何則情蓄於中事符則感形潛於內迹應斯通而  
悅帝力以栖寃情欣養素仰皇華而暢息敢用披丹

家語子路曰由也昔事二親食藜藿之食為親負米百  
里之外親沒之后南遊於楚累冢而坐列鼎而食雖欲  
為親負米不可得也孔子曰由也可謂生事盡力死事  
盡思者也捧檄見高四篇堯遊於康衢有老人含哺鼓  
腹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鑿井而  
飲帝力何有於我哉詩皇七者華于彼原隰馳七征犬  
每懷靡及詩傳云汪  
者遣使臣之詩也

伏惟公源控玉輪激神濤而涵地基疏金闕架飛岫以韜

雲泊乎鹿走周原霸燕圖於即墨蛇分沛澤封漢爵於筆

城福祿攸鍾公侯必復炳靈丹穴襲吉黃裳

王輪金闕俱見祝阿王明府篇岳音節吳都賦黃緣山  
岳之岳冢歷江海之流註岳取隅也鹿走周原見張司  
馬啓即墨春秋齊之邑名以其地臨墨水故名漢置縣  
為膠東國治東漢屬北海國晉屬濟北國北齊省隋復  
置唐宋仍舊元屬膠州今總屬萊州府隸山東道燕昭  
王伐齊下七十余城獨莒即墨不下燕昭王卒即墨人  
推田單為將大敗燕軍七十余城復為齊有蛇分沛澤  
見過故宋詩班固幽通賦系高頊之玄胄分氏中葉之  
炳靈左思蜀都賦近則江漢炳靈世載其英註言江漢  
明靈故代主黃哲丹穴黃裳見傷祝阿王明府篇序註

若乃峯秀學山列三墳而仰止瀾清筆海委九流以朝宗  
登小魯之巖辨練光於亂馬臨大吳之國識寶氣於連牛  
垂秋實於翰林絢春花於文苑清規湛秀照月旦而雕談



素論疑玄開夜光於妙辨

峯秀學山十句見太常伯啓汝南許劭與兄靖有高名好共覈論卿黨人物每月輒更其題品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嘗為郡功曹府中莫不改操劭行曹操往問之曰我何如人劭鄙之不答操劫之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操喜而去雕談見遊陀山寺詩夜光見螢火賦又見太常伯啓

既而業成麟角引茅茹而彈冠道映鳳池映桃花而曳綬揆留皇鑒忠簡帝心列識春宮標離光於青殿代工天府

明台耀於紫宸故得龍綽垂光戢兩星而開照鶴蓋浮影翼五雲以連陰

麟角見上篇茅茹見寄東臺詳政學士篇禪冠見蓬萊鎮結綬註晉荀勗自中書監遷尚書令謂賀客曰奪我鳳凰池諸君何賀耶挑花至紫宸文已見太常明啓禮緇衣篇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綽

註綸綬也疏云如宛轉繩綽引棺大索也言王者之言出雖小而行愈大不可不謹龍以喻天子綽指王言也

兩星見遠使海曲篇流星伴使註鶴蓋見送陳文林及送王明府上京飛蓋註五雲見張司馬啓

其大塊流形小人餘慶幸河神入昴映白榆以疏祥江使

負圖泛青蓮而薦兆薰風廣扇聖日揚輝進不能高議雲

臺談社稷之上務退不能銷形地肺揖箕穎之餘芳而出

沒風塵湮淪名利十年無棣萬里惟桑

大塊見螢火賦白榆本昴星而言古樂府天上何所有歷七種白榆河神見泊河曲篇五老註江使見第三道

策文薰風見太常伯啓聖日即所謂就日也見高四篇漢光武徵處士周黨伏而不謁自陳頭守所志博士范

升奏曰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庭伏而不謁偃蹇驕

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鈞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而國之道書



奏詔曰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黨等不受朕祿各其  
志焉賜帛四十疋罷之江淹上書下官雖乏鄉曲之譽  
然嘗聞君子之行矣上則隱於簷肆之間卧於岩石之  
下治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下地肺見上篇皇  
南謚高士傳許由字武仲聞堯致天下乃遁於潁水之  
陽箕山之下堯又召為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  
濱時有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故由對曰堯召  
我我惡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峯深谷誰能  
見子子故浮游欲求聞其名譽污吾犢口遂牽上流飲  
之見莊子逍遙篇箕山在今河南府登封縣東南三十  
里一名嶢嶺上有許由墓即孟子所謂箕山也又漢中  
郡襄城西北十五里有箕山漢成帝時鄭子真隱此王  
鳳聘之不應此箕穎指許由巢父耳無棣齊地名朱文  
公詩傳齊本少昊時爽鳩氏所居之地在禹貢青州之  
域武王以封太公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棣陵北  
至于無棣惟桑見送閩五還潤州序時駱子隨父宰博  
昌故云十年無棣而離家遠也

既而日遠長安出蓬門而西笑雲飄吳會遙松浦以南浮

冀塵迹丘中絕漢機於俗網承歡膝下馭潘輿於家園

日遠長安見高四篇蓬門見太常伯蓬蘆註西笑見崔  
駙馬登樓宴詩吳會見白雲抱幽石詩松浦今松江府  
是也丘中見簡梁大官詩漢機見高四篇機心註孝經  
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潘輿家園見長史秋日詩  
又潘岳與夏侯湛並美姿容行止同輿接茵京師謂之  
連璧駱子父宰博昌時隨父居官恐閒居賦所言為是  
不悟地絡遐張緹白駒於空谷天羅迴布弋黃鶴於高雲  
顧已駑鉛並從媒銜力農賤事未免東臯之勞反哺私情  
遽切南咳之詠少希顧復輒布悃誠雖噬臍思歸空輒倚  
閭之望而嚙臂求仕非圖高蓋之榮

地絡天羅用羅網英雄意白駒見幽繫書情詩黃鶴見  
送閩五還潤州序駑鉛見兖州及崔長史啟媒銜自求  
進也陶淵明歸去來詞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  
南咳笙詩也右聲無詞小序以為孝子思親而作故用



鳥鳥反哺之義李密陳情表鳥鳥私情願乞終養是也  
噬臍疑當作噬指蔡順少孤養母嘗出求薪客卒至母  
望順不還乃噬其指順即心動棄薪奔歸跪問母曰有  
急客來吾噬指以悟汝耳若作噬臍則為無及之義晉  
温嶠詣建康母崔固止之嶠絕裾而去既至屢求返命  
不許后聞母亡阻亂不得奔喪固讓散騎侍即不拜苦  
請比歸不許不得已受拜王孫賈從齊湣王失王而歸  
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  
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王不知其處汝何歸焉賈遂尋  
王攻亂者淖齒殺之吳起出衛國門與母訣齒臂盟曰  
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頃之母死起終不歸后  
守西河四皓商山歌曰駟馬高蓋其憂甚大

明公資孝履忠恕已及物惟幾成務論道經邦庶顧免離  
星動薰風於舜海從龍潤礎霈甘雨於堯雲則白羽書生  
自銘息於食稻黃裳童子將賽德於食花拜首迴惶傾心

霖

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愛同惟幾等句見太常伯啓  
后漢楊寶年九歲遊華陰見黃雀為鷓鴣所搏困蚊蟻  
取中箱中食以黃花羽毛成朝去暮歸一夕夢黃衣兒  
曰我西王母使者使蓬萊感君見拯以白環四枚與寶  
曰令君子孫登三公當如此環后震秉賜虎四世皆三  
公迴惶見策之第三道霖霖小雨也詩益之以霖霖猶  
云流汗之意

### 上瑕丘常明府啓

瑕丘漢縣名屬山陽郡東漢曰之晉省入南平縣屬  
高平國隋復置瑕丘縣為魯郡治唐為兗州治宋初  
改瑕縣后改滋陽縣取山為名宋金  
元因之今為兗州府治所屬山東道

側聞戰鬪觸籠負垂天而跼影伏楸羈蹄望絕塵而跪足  
故以遊蓮遇綫悟宋王於嬰羅在藻迷波顧蒙莊於煦轍  
是以臨淄遣婦寄束縑於齊鄰邯鄲下客效處囊於趙相



觸籠垂天見螢火賦馬融廣成頌乃安斯寢戢翻其涯  
翻義見寄東臺詳政學士篇觸籠見螢火賦江淹上建  
平王書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  
不局影凝嚴側身為禁者乎註局影戒懼也極馬闈也  
亦謂之極羈縛也枚乘七發羈繫是也絕塵見上充  
州啓龜千歲遊蓬萊之上郭璞江賦慙神使之嬰羅悟  
宋王事見上篇青蓮註在藻見李少常啓蒙莊煦轍見  
春霽早行詩謝通曰臣里婦與諸母善夜亡肉姑以婦  
盜遣之里母即束緼請火亡肉家人曰昨夜大得肉闔  
相殺請火以理之姑乃還婦趙被秦兵平原君求救於  
楚約門下從客文武備具者二十人毛遂自薦平原君  
曰士處世如錐處囊其末立見先生處勝門下三年矣  
勝未有聞是先生無所有也遂曰臣乃今日處囊耳使  
得蚤處乃脫穎非特末見而已卒折辱楚王定從而歸  
平原君曰勝不敢復相天下士矣因以  
遂為上客楚魏各出兵救趙大破秦兵

伏惟明公締祉瓊峯靈岳蔽丹霄之景圖基珠溜神流沃  
清漢之波王札飛文綜宏詞於楚傳金籀緝藝味雅道於

扶陽孕蘭晚而生姿澧霸鍾高門之慶產銅溪而寫鐔荆  
藍資象德之禎

緜祉二句如山之高也面基二句如水之深也王札見  
閨情詩啓賈誼為長沙王太傅長沙楚地金籀見高四  
篇扶陽漢之縣名屬沛郡東漢省之故城在今徐州蕭  
縣西南六十五里漢宣帝封帝賢為扶陽侯謚曰節賢  
楚長子弘有罪繫獄家人矯賢令以次子玄成襲爵玄  
成陽狂不應宣帝高其節加河南太守楚詞余既滋蘭  
之九畹又長蕙之百畝言德之芳也豐水出鍾南合太  
平高觀谷水東至咸陽縣入渭老子云豐水深十仞不  
受塵垢金鐵在中形見於外霸亦水名見發諸暨詩銅  
溪見螢火賦甚盧註鐔劍之鋒利也荆山卞和抱璞所  
哭之處見上充州啓藍田秦之縣名周禮王之次美者  
曰藍其山出玉故以名縣漢屬京兆尹晉因之周置  
藍田郡后以縣屬京兆自唐  
至今皆因之今屬西安府

幼辨羝羊演飛龍之秘策夙談孔雀對家禽之麗詞赤野



浮術價之光珠照瑩色丹穴悟來儀之迅鳳彩含姿靈襟  
 轉壁絢逸照於蘭池神府驚頻韻清音於桂浦談叢散馥  
 韞餘氣於九蘭筆海流濤駭洪波於八水縮銅麟句製錦  
 鳧郊化洽下車息孚攬轡德聲含詠仁風飄十地之雄道  
 化編謠惠露灑三天之渥狎中年之馴雉豈惧驍媒驚重  
 泉之瑞鸞非關照舞

季康子浚井得土怪若狗以問孔子對曰以丘所聞羊  
 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閭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墳  
 羊史記作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孔子云得狗  
 云乾九五飛龍在天演飛龍秘策謂演易也孔雀見交  
 州崔長史啓管仲曰王起於禺氏山金起於汝漢珠起  
 於赤野此寶相去各七千里珠胎見高四篇丹穴見祝  
 阿王明府篇書蕭韶九成鳳凰來儀註來舞而有容儀  
 也鳳彩含姿見交州崔長史啓靈襟猶靈臺也見高四

篇轉壁亦員動光明之意絢如素以為絢之絢逸遠也  
 蘭池以蘭臺名之神府亦猶靈府也驚頻義見贈李榮  
 篇蘋風註韻清音於桂浦言有譽於士林也談叢見大  
 常伯啓香氣曰馥九蘭見上文蘭晚註八水見帝京篇  
 漢制以銅為虎符如今之銅印也縮繫也縮銅義又見  
 下文垂銀註鱗句見封禪表獲麟之野註鳧郊見鄭安  
 陽詩后漢劉寵守會稽徵為司空有五老叟各賫百  
 錢送寵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他守時吏發求民間  
 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  
 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  
 曰吾政何能及公言耶勒苦父老為人選一大錢受之  
 攬轡仁風見交州崔長史啓仙靈勝境有三十六洞天  
 七十二福地又有二十三天中牟漢之縣名屬河南郡  
 晉屬滎陽郡石魏省尋復置東魏增置廣武郡隋初廢  
 郡改縣曰內牟屬鄭州唐復為中牟并置牟州尋罷州  
 以縣屬管州龍朔初屬鄭州五代梁屬開封府唐屬鄭  
 州宋屬開封府至今因之馴雉見常明府宅宴詩潘岳  
 射雉賦矚箱籠以揭驕睨驍媒之變態註驍媒健之  
 媒宋鮑詩雉朝飛振羽翼專場俠兩雄恃強力媒已重  
 泉見傷祝阿王明府篇瑞鸞照舞見贈李榮篇鸞鏡註



雖則塵飛范甌會銀有結綬之華而乃調理必絃亨雞屈  
涵牛之量加以招攜白屋勸誘青衿遂使激湍逸客望驥  
足以雲蒸棲苾遺才欵龍門而霧會

塵飛范甌見帝明府宅宴詩前漢百官表縣令長皆秦  
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銀印青綬秩比六百石以下銅  
印墨綬漢曰之必絃用于賤事見鄭安陽入蜀詩呂氏  
春秋涵牛之昂不可以烹雞石漢書蔡邕為邊讓言於  
何進曰函牛之昂以烹雞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  
然而不可熟此言大器小用固所不宜也劉向說苑周  
公旦白屋之上所下者七十人天下之士皆至詩青青  
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註青純綠之色  
小序以此為上者之服也激湍本孟子性猶湍水也激  
而行之可使在山此借引以為自下從上之意逸俊逸  
才也驥足見高四篇展駿註雲蒸衆如雲也苾當作必  
詩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蔡邕郭有  
道碑文棲遲泌立善誘能教遺才遺逸之才能門見登  
司馬樓宴詩梁簡文帝三日曲水詩序都人野老雲集

霧會

某  
緒蕭末品拾艾幽人寓迹零壇挹危直之秘說託根磬  
渚戢戰勝之良畚幸以奉訓趨庭東情田於理窟從師負  
笈私默識於書林至於九流百氏頗探其異端萬卷五車  
亦研其奧旨將欲優游三樂負杖以終年棲遲一丘鳴絃  
而卒歲諒以糟糠不贍甘旨之養屢空簞食無資朝夕之

歡寧展

緜蕭織蕭為簪以供食也見高四篇驪舍註拾艾拾艾  
稻以為食也幽人見幽人見帝明府宅宴詩零壇用孔  
子舞雩杏壇事危直秘說用危言危行意磬渚擊磬於  
衛也戰勝恐亦孔子我戰則克之意奉訓趨庭駱子指  
其父也禮記禮運篇人情以為田故人以為與也註治  
人情如治田不使邪辟害正性如不使美稗害佳穀則

各子集注

卷之三

四十六



人皆有宿道向方之所如室之有與也下文又云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註禮者人情之防範脩道之教莫先於禮故治人之情以禮為先務如治田者必先以耒耜耕之而后以次行事也佛書塵網千里密密嘗籠意地愛繩萬結條條盡係情田李固少好學父邵司徒固改姓名杖策驅驢負笈從師不遠千里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不令同業諸生知其為邵子也理窟言浮書林言多也九流見高四篇百氏諸子之書也五車見贈之問篇梁主釋為魏所圍城將陷乃焚置書十四萬卷以寶劍擊柱折之歎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或問何意焚書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三樂本孟子檀弓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註負手在背也一丘見簡梁大官詩

是以欣安陽之捧檄擬毛義之清塵思魯國之執鞭蹈孔丘之餘志屬以垂秋應節鴈序戒時颺金將露玉共清柳黛與荷細漸歇寔舍毫振藻之際離經析理之期不揆雕

朽之材竊冀遷喬之路輒期泛愛輕用自媒儻荆璞致疑夜光不逢按劍則沈骸九死終望銜珠殞首三泉徒希結草載塵清矚跼躅影慙冒瀆威嚴循心內駭

安陽奉檄見高四篇執鞭見論語蚤秋蚤不養時也鴈序即秋候颺金猶金風露玉即白露黛黑也荷色綠如縑細含毫見閨情詩啓禮學記一年視離經辨志註離絕經書之句讀也析分別也雕朽本論語遷喬本詩見思玄上人林泉詩荆璞見上交州啓夜光見螢火賦銜珠結草殞首俱見崔長史廉使二啓矚視也局躅見疇昔篇循如有循之循駭懼也

上郭贊府啓

側聞承樞嘯谷韻清瀨於驚蘋震德昇乾鑿玄枝而布族雖涸鱗濡沫尚缺望於鯨波而決羽槍榆頗思遷於鶯樹



承樞嘯谷言虎也虎嘯則風列故韻入清瀨而驚蘋草  
震德升乾言雷奮於天也雷鳴則致雲故鬢玄枝而  
族鬢雲氣玄雲色雲如枝葉之狀族聚也莊子曰雲不  
待族而雨是也南都賦玄雲合而重陰谷風起而增哀  
言樹也此借玄枝以言雲耳滄鱗濡沫見邊城有懷京  
邑詩缺不樂也史記韓信居常鞅鞅義與缺同决羽槍  
榆見螢火賦焉樹  
見思玄上人詩

伏惟公瓊基疊秀積珠構於三龍玉翰驚薰擘瑤林於八  
桂仙飛有道縈河泛高尚之舟德驗通神靈瑩動幽明之  
鏡產耶溪而濯質霜鐔廓豐匣之姿孕鍾嶺而飛華虹玉  
絢荆岩之氣松秋表勁翊頰霞而挿極菊晚池芳涵清露  
而炫沼

王戎曰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是風塵表物瓊  
基用此意也管寧華歆邢原三人相善號為一龍寧龍

首歆龍腹原龍尾珠構言珠多而積也龍領下有珠故  
言之孫綽天基賦八桂森挺以凌霜五芝含秀而晨敷  
山海經曰桂林八樹在黃隅東註黃隅音番禺本草經  
桂葉冬夏常青不枯一統志廣西桂山在府治東三峯  
連屬城中望之前峯拔起如獅子昂首伏有岩桂生其  
嶺又云八桂本出僊經後人因植八桂於堂前又以名  
郡淮南子八公之徒亦稱八桂言人才之多也王翰猶  
玉札也驚熏動和氣也仙飛句用郭李同舟事見贈之  
問篇榮河見晚渡黃河詩幽明之鏡言幽得之而明竊  
水鑑意耶溪若耶溪也在今紹興府城西南二十五里  
與鏡湖合西施採蓮歐冶鑄劍於此唐徐海遊此云曾  
子不入勝母之里吾豈遊若耶之溪因改五雲溪產耶  
溪見螢火賦湛盧註豐匣見螢火賦埋豐註鍾嶺恐即  
無終山也漢陽雍伯洛陽人性篤孝父母亡葬無終山  
遂家焉山高無水遂汲水作義漿於坂頭三年天仙化  
書生就飲問曰何不種菜以給人答曰無種生就懷中  
出石子二升與之曰種此生美玉并得良婦數年比平  
徐氏女有姿容人求之多種不許伯試求焉徐戲之曰得  
白玉一雙乃可伯求向種處得五雙以聘遂妻之生十  
男位卿相禮記君子此德於玉焉氣如白虹天也荆岩



即荆山松秋即后凋意頽  
赤色菊亦取晚節之操也

鑿懸龍鏡明逸照於咸陽韻入鳧鍾驚洪音於長樂心源

泛藻控鰲壑以朝宗情嶽披雲掩崑岑而作鎮惠牛曜辨

驚荀鶴於談叢揚鳳摛文詠鄒龍於筆海

龍鏡逸照見閨情篇秦西註咸陽秦之縣名言周禮鳧  
氏作鐘漢武時長樂宮鍾無故自鳴東方朔曰此必有  
銅山崩者果然陸機文賦於是沈辭拂說若游魚舍鈞  
而出重淵之深浮藻聯翩若翰鳥嬰繳而隊層雲之峻  
鰲壑海也見兗州崔長史啓謝靈運祖德詩達人貴自  
我高情屬天雲崑岑崑崙之峯也莊子天下篇惠施自  
物之意曰黃馬驪牛三司馬註云牛馬本二而以為三  
曰牛曰馬曰牛馬形之三也曰黃曰驪曰黃驪色之三  
也曰黃馬曰驪牛曰黃馬驪牛形色為三也故曰一為  
言為一三為言為三也此皆述其舛駁之詞以見其徒  
辨而無理也晉荀鳴鶴陸士龍二人未相識張華以其  
並大才謂曰今日相見可勿作常語陸舉首曰雲間陸

士龍荀答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  
張弓挾汝矢張曰荀何遲荀曰本謂雲龍駢駢今乃山  
鹿野麋猷微弩強是以發遲一座撫掌揚堆作耳泉  
賦望吐白鳳鄒龍即鄒爽也見陞山寺詩離談註

故佐銅章於疆渚側扇文籥之風戒墨綬於銅郊讚誘祥

鸞之化絃揮單父弼清韻於稽琴化洽中年翊馴翠於潘

雉加以延賓置驛接士軾廬采拔薦薇速欽賢於司馬提

獎幽滯駛取俊於淳于

印文曰章銅章見上篇垂銀註梁簡文晚春詩水凍文  
籥聚山暝雅鳥飛山海經曰秦器之山濩水出焉是為  
籥魚狀如鯉魚身而鳥翼蒼文白首赤喙常行西海而  
遊東海夜飛而行曹植七啓膾西海之飛鱗即文籥也  
左思吳都賦精衛銜石而遇繳文籥夜飛而觸綸墨綬  
見上篇結綬註銅郊疑是桐郊陳頤遺王導書授卓茂  
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邑少為桐鄉畝夫廉平不苛以  
愛利為行未嘗笞辱人存問孤老吏民愛敬之遷守此



海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若作銅字上句絕銅章不  
應又一銅字瑞鸞見傷祝阿王明府詩又揚仲昌為孝  
義令鸞降庭木又晉荀藐令榆次為政以德而民懷之  
時有鳳凰集其境武帝下詔褒美之云就之如日月敬  
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樂之如時雨絃揮單父見常明  
府宅宴詩雅琴註晉顧愷之博學有才氣嘗為箏賦謂  
人曰吾賦足任稽康琴范曄下獄為詩曰雖無嵇生琴  
庶同夏侯色註康嘗遊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  
分忽有客詣之與康共談音律詞致清辨因索琴彈之  
為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誓不傳人及鍾會譖康  
與呂安皆欲助母丘儉司馬昭命叔之臨刑顧視日景  
索琴彈之曰廣陵散於今絕矣中亦見上篇潘岳有  
射雉賦故云潘雉延賓置驛見和孫長史詩魏文侯以  
卜子夏田子方為師每過改干木之廬必式司馬遷腐  
刑后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與書責  
以進賢之義遷報曰辱賜書教以順於接物推賢進士  
為務意氣勤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  
敢如此也云騶忌見齊威王三月受相印淳于髡見之  
曰善說哉髡頽陳愚志忌曰謹受教髡曰得全全昌失  
全全亡忌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髡曰豨膏棘軸所以

為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忌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髡  
曰子膠斲幹所以為合也然而不能傳疏罽忌曰謹受  
令請自附於萬民髡曰狐裘雖敝不可補以黃狗之皮  
忌曰謹受令請擇君子毋雜小人髡曰大車不較不能  
載其常琴瑟不較不能成五音忌曰謹受令請謹修法  
律而督奸吏髡說卑樓出至門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  
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必封不父矣居暮年  
封下邳號成侯取俊字見蕩子從軍篇此言取其賢也  
西征賦辱十城之虛售菴咸陽以取雋指相如奉壁事  
戰國策淳于髡一日薦七人見傷祝阿王明府篇千里  
註

某甕牖輕生席門賤品幸以參名比屋悅康衢以自娛預  
迹耦耕欣日出而知作又以家傳素業弋書林而騁志少  
奉庭闈踐文囿以漁魂至於白簡青箱頗測探其奧旨竹  
書石記亦幽求其邃原雖未能叫徹帝闈聲馳宰府而頗



見推里開譽決鄉閭

甕牖見太常伯啓史記陳平家貧負郭窮巷以弊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比屋見高四篇康衢見廉使啓帝力註耦耕本論語文選序歷觀文囿泛覽詞林未嘗不心趨目想移晷忘倦范曄樂遊應詔詩軒駕時未肅文囿降照臨白簡以白紙書簡青箱以青為套也竹書見寄東臺詩汲冢註又晉武帝時有人於嵩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蝌蚪書傳以相示莫知者張華以問東晉對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按驗果然吳王伐石治宮室於合宮之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使問孔子而欺之曰閑居有赤雀銜書以置殿上不知其義故遠咨呈孔子曰此乃靈寶之方長生之法禹之所服隱在水邦年齊天地朝于紫庭者也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今乃赤雀銜之始天授也又左思吳都賦鳥篆象素玉牒石記叫帝閭見封禪表

方今銀箭纏秋金壺應節吮墨翹足期造迹於一枝味道彈冠望橫經於重席不量庸昧竊冀揚庭

銀箭見文選邊城篇金壺即銅壺也所以盛水翹足見崔長史啓一校見秋蟬詩彈冠見簡梁大官詩橫經執經橫於前以問難也右漢戴憑善解經明帝臨講令奪講官不通者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揚庭見崔長史啓

伏乞息波暫垂迴盼倘使陳留逸調下採柯亭之篠會稽陰德傍眷餘溪之蔡則迴眸之報不獨著於前龜清亮之音誰專稱於往笛雖滄溟遠量敢不愧於牛溲而嵩岱洪恩終懽酬於蟻蛭輕喧視聽憂鬱惟深猥瀆階庭兢惶交

集

陳留地名春秋時屬鄭后為陳所併故曰陳留秦始置陳留縣漢為郡晉末郡縣皆廢隋初復置屬宋州后屬梁郡唐初屬杞州又改屬汴州五代屬開封府宋金元仍舊今因之蔡邕陳留人柯亭事見太常伯啓蔡大龜



也余溪事見崔長史啓左龜陰註晉書魚豢議曰徒恨處牛蹄之涔又無彭祖之年無緣托景風以泛遊載腰裊以遐觀但勞眺乎三辰而飛思于八荒耳又晉書魯微言趙染當取染殺微劉曜曰蹄跨不容尺鯉染之謂也丹鉛總錄曰涔湛義皆同古字通用淮南子旱雲烟火涔雲波水又曰國有九年之畜雖涔旱災害之殃免困窮流亡也又曰涔水不能生魚鼈註涔水行潦也董昭之過江見蟻冑短樓救之后繫獄蟻領群蟻穴獄昭懸漢北關矣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亟來臣服何至伏苦寒之地為匈奴虜

### 上梁明府啓

昔者聞歌薛邑賞彈鋏於馮驩佇駕夷門揖抱關於侯子豈惟成風之斷妙思通神流水之絃清音入聽况夫志合才逢心可采情諧者蘭味寧忘

彈鋏見寒夜獨坐詩夷門見張司馬啓成風流水俱見高四篇蓬心見發諸暨詩蘭味見靈泉頌

伏惟公儀天聳構層基控射牛之峯浸池開源驚濤疏鈞鰲之浦至夫封侯廟食掩金許以霞舉三主八公臯袁揚而岳立於是功超振鷺位典烹鮮水鏡澄瀾照翔鸞之舞影吟琴動採叶馴雉之雅音既而盛德有鄰佐皇華而撫俗君子不噐扈輶軒以觀風

射牛見螢火賦劍影註鈞鰲見崔長史鰲潭註漢梁竦自負其才鬱鬱不得志嘗登高遠望嘆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其不然閑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金日磾見李少常啓許廣漢宣帝許后之父封昌成君霍氏誅始親幸用事封其子弟為侯三主表揚見張司馬啓梁竇註周城商封微子於宋封禹后於杞及其來助祭作詩美之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離我客戾止亦有斯容老子居位篇治



大國若烹小鮮註烹小魚不敢撓恐其糜也水鏡見太常伯啓翔鸞舞影見傷祝阿王明府詩馴雉見常明府宅宴詩皇華見廉使啓周禮歲遣軒轅使者求異代方言還奏籍之燕于秘室張協七命語不傳於輶軒地不被乎正朔陸機辨亡論輶軒騁於南風衝輶息於朔野顏延年楮白馬賦飛輶軒以戒道環轂騎而清路吳都賦輶軒蓼擾轂騎煒煌謝瞻詩榜人理行鱣輶軒命歸僕註輶軒輕車也禮王制篇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

某蒲石橘遷輦鄉蓬轉不叶十室無專一經攀驥逸而無

由仰鵬飛而自失

橘遷見發諸暨詩輦鄉見之間篇秦輦註蓬轉見泊河曲詩十室本論語一經見高四篇籛金註攀驥猶附驥也魏書附龍攀驥鵬飛見螢火賦搏扶註

公顧盼成飾咳唾為恩庶微潤於江波冀末光於鄰燭使

幽禽遷木侶丹山於帝梧鳴石在川應黃鍾於仙管敢布

心也詎能望焉

顧盼見兖州啓咳唾見崔長史啓晉文公為公子出亡過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返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王帛則君有之羽毛齒華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余見封禪表三舍註却燭見螢火賦餘光註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韓詩外傳黃帝服黃衣帶黃紳戴黃冕齋于中宮鳳乃蔽日而至黃帝降于東階西向再拜稽首皇天降祉不敢不承命鳳乃止帝東園集帝梧桐食帝竹實沒身不去陳張得正詩丹山下威鳳來集帝梧桐中丹山見祝阿王明府序丹穴註鳴石在川見螢火賦吳石註山海經長石之山洪水出焉山多鳴石在今梧州府陸川縣黃鍾陽律之一見春霽早行書

書

上吏部裴侍郎書

武功縣主簿駱賓王謹再拜書上裴公執事易曰書不盡



言言不盡意然則理存乎象非書無以達其微詞隱乎情  
非言無以荃其旨

易四句并荃字  
俱見贈高四序

僕誠鄙人也頗覽前事每讀古書高堂九仞曾參負北向  
之悲積粟萬鍾季路起南遊之嘆未嘗不廢書輟卷流涕  
沾襟何者情蓄於中事符則感形潛於內迹應斯通是布  
腹心罄瀝肝膽庶文雅含弘之量矜小人惻款之誠唯若  
侯察焉

北向之悲見靈泉頌南  
遊見廉使啓負米註

其一藝罕稱十年不調進寡金張之援退無毛薛之遊亦

何嘗獻策于時高談王伯術材楊已歷抵公卿不汲汲於  
榮名不戚戚於卑位養親之故也豈謀身之道哉不圖君  
侯忽垂過聽之恩任以書記之事儼人則多慙阮瑀入幕  
則高謝郗超

鄧禹有子十三人各守一藝教養子孫為后世法十年  
不調見帝京篇金張二句見李少常啓楊雄自叙為人  
簡易佚宕然而好湛深之思清淨無為少嗜欲不汲汲  
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脩廉隅以邀名無擔石之儲  
晏如也魏書阮瑀陳留人字元瑜受學於蔡邕建安中  
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不屈太祖聞名辟之不應見迫  
乃逃入山中太祖焚山得之時對客怒不與語使就伎  
人列瑀善解音能鼓琴遂撫絃而歌因造曲曰奕奕天  
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九州巡在東西人怨士為知已  
死女為悅者玩恩義苟敷暢他人焉能亂為曲既捷音  
聲殊妙當時冠坐太祖父情忠於王室桓温懷不軌欲立伯王之基超  
鑒之孫父情忠於王室桓温懷不軌欲立伯王之基超



為之謀主謝安與王坦之嘗詣温論事温令超卧帳中聽之風動帳開安笑曰鄰生可謂入幕之賓矣

昔聶政荆軻刺客之流也田光豫讓烈士之分也咸以勢

利相傾意氣相許尚且捐軀燕趙其死齊韓今君侯無知

於下官見接以國士正當陪麾后殿奉節前驅賣余勇以

求榮效輕生而今施而顧逡巡於成命躊躇於從事者

史記嚴仲子與韓相俠累有隙求聶政報之以金百鎰為政母壽政曰母在政未敢以身許人也仲子備賓主

禮而去政母死遂請行俠累府衛甚嚴政直入刺之因

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腸購問莫識姊嬖往哭之曰是軻

深并里聶政也以其妾故重自刑以絕蹤妾何畏沒身之

誅而沒賢弟之名遂死政屍之傍荆軻事見高四篇易

水歌初燕太子丹欲報秦謀其傳鞠武對曰燕有田光

足知多謀遂與見光道意光見太子曰驥驥盛壯日馳

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先不敢畱國事臣所善荆軻

也遂與太子見軻太子戒光曰丹所言大事願告

生勿泄光悅笑曰諾遂見軻具陳其意且曰頭足下急

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刎以激軻趙襄子滅

智伯豫讓為知伯報仇人曰子嘗事范氏中行氏今知

伯死獨報之何也讓曰范中行氏以衆人遇我我故衆

人報之知伯以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士為知已者

死女為說已者容也后為襄子所殺左傳齊高固入晉

師築石以接人擒之而求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買余勇遂巡躊躇皆不進意

徒以夙遭不造幼丁閔凶老母在堂堂常嬰羸恙藜藿無其

旨之膳松檟闕遷厝之資撫躬有無何心天地故寢食夢

想噬指之戀徒深歲時烝嘗崩心之痛罔極若僕者固名

教中一罪人耳何面目以奉三軍之士乎况屬天倫之喪

奄踰七月遠膝下之養忽以三年而凶服之制行終哀疚

之情未洩興言永慕舉日增傷



詩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成王免喪朝于先王之廟而作此詩李密陳情表臣以險巖夙遭閔凶言已早喪父也老母二句見靈泉頌藜藿見上廉使啓負米註史記二世責問李斯曰堯有天下染糲之食藜藿之羹松檟可為棺擲左傳穆姜使擇美楨以自為櫬季孫為已樹六楨於蒲圃孝經喪親章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詩何有向亡龜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何心天地言無聊賴於天地之間也墜指見廉使啓海虞令何子平母喪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常如担括之日冬不衣絮夏不就清涼日以半數合為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興欲為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會稽太守蔡興宗甚加矜賞為營塚壙

夫怨於心者裏誠可以應木石感於情者至性可以通神明故徐元直指心以求辭令伯陳情以窮訴上以棄興王之佐命下以全奉親之篤誠而蜀主不以為非晉君待之

逾厚此二者豈負貧賤惡榮華歎萬乘之交足匹夫之辱也蓋有不得已者哉

徐庶字元直始從劉備及備敗走江陵庶母為曹操所得庶辭備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伯之業者以此方寸地也人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遂詣操密字令伯捷為武陽人父早亡母何改醮密時數歲感戀彌至悉承之世遂以成疾祖母劉躬自撫養密奉事以孝謹聞師事譙周門人方之將夏少仕蜀為郎數使吳有才辨蜀亡太始初徵洗馬密奉表陳情乞終養晉世祖覽之曰士之有名不虛然哉許之終喪復徵至洛后為温令守漢中失分懷怨武帝忿之免官卒于家丘遲與陳伯之書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傳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為疑晉君待之若舊

人有乾沒為心脂膏成性捨慈親之色養許明主以驅除內忘顧復之私外存傳會之眷薄骨肉厚榮寵苟背恩而



自效則君侯何以處之且義士期乎貞夫忠臣出乎孝子  
既不能推心以奉母亦安能死節以事人假物議之無嫌  
實吾斯之未信也况流沙一去絕塞千里子迷入塞之魂  
母切倚廬之望就令歡以卒歲仰南薰之不貲而使憂能  
傷人迫西山而何幾

乾沒見張司馬啓屈原卜居篇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  
將突梯滑稽如脂如膏以紮楹乎脂言軟膏言緩也色  
養見靈泉頌孔明出師表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  
本詩載馳驅字顧復見上廉使啓傳會與附會同后  
漢帝彪曰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是以求忠  
臣必於孝子之門慕容麟攻博陵城危功曹張猗踰城  
聚眾應麟守將王充登城救之曰卿是秦民吾是卿君  
卿起兵應賊而號義兵何名實之相違也古人求忠臣  
必於孝子之門卿母在城棄而不顧吾何有焉今人取  
卿一時之功字能忘卿不忠不孝之罪乎不意中州禮

義之邦乃有如卿者也流沙見  
晚渡天山詩倚廬見上廉使啟

君侯情深錫類道叶天經明恕待人慈心應物儻矜犬馬  
之微願憫燕雀之私情寬其負息遂其終養則窮魂有望  
老母知歸再拜

錫類天經見靈泉頌犬馬本論語皆能有養句魏王問  
諸大夫曰秦攻趙若不勝則可乘敵而擊之勝則因而  
服焉於我何損孔斌曰不然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  
他求吾恐於時魏受其師也先人有言燕雀處堂子母  
相哺啣啣相樂自以為安矣窻突炎上棟宇將焚  
燕雀顏不變不知禍之將及已也此只取相哺意

與程將軍書

昨見武郎將備陳將軍之言息出非常談過其實恭聞嘉  
惠深用慚惶君侯懷管樂之才當衛霍之任豐功厚利盛



德在人送往事君元勳蓋俗知足以興王業道足以濟蒼生尚且屈公侯之尊伸筦庫之士

管仲事見論語樂毅燕昭王以為上將下齊七十餘城諸葛隱於隆中每自此管樂時人未之許也惟崔州平謂為信然衛霍見帝京篇班彪王命論帝王之祿必有豐功厚利積累之業任昉宣德皇后令豐功厚利無得而稱左傳晉獻公曰何謂忠貞荀息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君謂奚齊使死生俱無猜疑禮檀弓下獻公事居而生者謂奚齊使死生俱無猜疑禮檀弓下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筦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註筦鍵也即今之鎖筦庫賤職也知其賢而舉之出於公故死生不望其報

若下僕者天地一無用芻狗耳粵自旌賁之辰即逢聖明之曆材不經務不能成佐命之功知不通時不能包周身之慮加以天資未強不能屈節權門地隔蓬心不能買名

時議常願為仁由已喪我於吾見機可以絕機無用之為有用隨時任其舒卷與物同其波流者矣其於木也魯般無所措其鈎繩其於駕也伯樂無所施其銜策

芻狗見封禪表旌賁出仕之日也詩子子旌序以此為大夫見賢之詩皎皎白駒篇賁然來思是也江淹上書方今聖曆欽明天下樂業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史記周勃天資木強木者質樸強者剛勁無委曲也蓬心見發諸暨篇潘岳諫夏侯湛為仁由已匪我求象梁任昉為庾杲之與劉蚪書百齡飄驟疑滯自物千載一朝為仁由已莊子南郭子綦曰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註吾喪我自忘也見機絕機見高四篇莊子人間世篇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木皆知有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註木生斧柄還自伐膏起火還自消有可用者皆自傷其生也魯姓般名即公輸子也般與班同魯之巧人禮記檀弓般請以機窆孟子公輸子之巧是也楊雄甘泉賦般僂棄其剖劓弓王爾梭其鈎繩註剖曲刀劓曲



鑿鉤曲尺也伯樂見  
太常伯啓孫陽註

不悟聖朝發明揚之詔君侯緝雍熙之道曲垂提獎廣借  
游揚猥以樗櫟之姿忝預賢良之薦當今鴻漸富學麟閣  
多英非游夏不可以升堂非夔牙不可以擊節倘片言失  
德事暴區中匹夫竊議語流天下進垂得賢之舉退貽薄  
德之譏恐不肖之軀為高明之累耳

書堯典明明揚側陋註上明謂明顯之下明謂已在顯  
位者揚舉也側陋微賤之人也雍字本黎民於變時雍  
熙字本庶績咸熙雍和熙明也曹丘生辨士數招權顧  
金錢事季布惡之丘生揖季布曰僕楚人足下亦楚人  
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耶何足下距僕之  
深也布乃大悅余見靈泉頌一諾註樗櫟見浮查篇鴻  
漸見傷祝阿王明府序漢宣帝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  
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署其官爵姓名曰大司馬大

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張安世韓增趙克國魏相丙吉  
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牙呂尚字  
子牙也

必能一眚增價九術先登燕昭為市駿之資郭隗居禮賢  
之始則當效駑鈺之用飾固陋之心陶鑄堯舜之典謨憲  
章文武之道德上以完三才之能事下以通萬物之幽情  
勿使將詞翰為行已外篇文章是立身岐路耳又何足道  
哉

一眚增價見之問篇九術九方臯之術也見崔長史啓  
燕昭王問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誠得賢士  
與之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  
事之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者馬  
已死買其骨五百金而返君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况  
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暮年千里馬之至者三今王必欲



致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千里哉於是昭王改築  
宮而事之士爭趣燕樂毅自魏往任以垂卿遂報齊駕  
鉛見少常崖長史篇鄒陽諫吳王書今臣盡知畢議易  
精極慮則無國而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  
可曳長裾乎

言而不慚者恃惠子之知我也所恨禁門清切造別無緣  
官守牽纏風期有限其尚期辭滿倘泛孤舟萬里煙波舉  
目有江河之恨百齡心事勞生無譽刻之歡嗟乎流水不  
窮浮雲自遠霑襟此別把袂何時恃以平生之私忘其貴  
賤之禮

子建與楊脩書其言之不慚恃惠子之知我也本張平  
子書其言之不慚恃鮑子之知我惠愛也詩子惠然而  
思我猶恃愛也或曰即遊濠梁事見螢火賦不知魚之  
樂註劉楨書拘限清切禁中情無由宣戰國策段下越

謂韓相新城君曰昔王良弟子駕千里之馬過京父之  
衢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纏  
牽長故纏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相國見臣不憚者是纏牽長  
肖於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見臣不憚者是纏牽長  
也人有容不脩德亦如是也晉東遷諸名士遊宴新亭  
周觀中坐嘆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恨因相視流  
涕王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  
至作楚囚對泣耶衆皆收淚謝之百齡見帝京篇

### 答員半千書

名姓履歷見叙  
寄員半千詩題

張評事至辱惠書及詩把翫無厭斲如有叙上言離恨下  
勗交情篤以猛風乾蘇之談彌以驟雨濕薪之喻雖聞義  
則徙道存於起予而擬人失倫事均乎翫物借如誠說蓋  
足下之不知言倘或劇談豈吾人之所仰望



陳孔璋為曹洪與魏文書云得九月二十日書讀之喜  
笑把翫無厭禮記曲禮下篇儼人必於其倫疏曰不得  
以貴比賤為不敬也方氏曰孔子儼禹稷於頽面儼之  
以道也孟子處夷惠於伊尹儼之以心也子夏以有若  
似孔子不知聖賢之德不倫也書旅葵篇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不知王伯之道不倫也書旅葵篇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玩人狎侮於人也  
玩物貪戀於物也

夫鯤之為魚也潛碧海泳滄流沈鯁於勃海之中掉尾乎  
風濤之下而濠魚并鮒自以為為可得而齊焉鵬之為鳥也  
刷毛羽恣飲啄戩翼於天地之間宛頸乎江海之畔而雙  
鳧乘鴈自以為為可得而襲焉及其化羽垂天搏風九萬振  
鱗橫海擊水三千寧豈借翰於捨榆假力於在藻資江濱  
涓流之水待坭堞揚塵之風哉

勃海見浮查鯨濠魚見螢火賦不知魚之樂註易井九  
二井谷射鮒鮒魚而已鵬見螢火賦搏扶註沈休文詠鴈  
可以射註鮒魚而已鵬見螢火賦搏扶註沈休文詠鴈  
別羽同搖漾一舉還故鄉趙壹窮鳥賦有一窮鳥戩翬  
原野又曹植惡鳥論荆之梟將巢於吳鳩遇之曰向去  
荆而巢吳乎梟曰荆人惡予之聲鳩曰子如不能革子  
之音則吳楚之民不易情也為子計者宛頸戩翬終身  
勿復鳴也楊雄解嘲乘鴈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  
少註飛鳥曰雙四鴈曰乘化羽四句俱見螢火賦又潘  
尼贈陸機振鱗南海濯翼清流本宋玉高唐賦振鱗奮  
翼在藻見李少常啓陶潛歸去來辭泉涓涓而始流言  
微也宋玉風賦夫庶人之風壟然起於窮巷之間坭堞  
揚塵勃鬱煩冤衝孔襲門動沙嘔坎仄駭溷濁揚腐余  
邪薄入甕牖至于室廬故其風中人狀直激溷濁揚腐余  
愠心中慘怛或病造熱中唇為得目為曠喟喟昏暗  
死生不卒此所謂度人之雌風也註坭堞風動塵昏暗  
也淮南子揚堞而弭塵許慎曰堞塵歷也廣雅曰坭堞突  
也陳孔璋為曹洪與魏文帝書夫綠驥垂耳於坭堞鴻  
鴈戩翼於汗池襲之者固以為園囿之疋鳥外廡之下  
乘也及其整蘭肋飛勁翮凌厲清涼顧盼千里豈可謂



其借翰於晨風假足於六駮哉語正如此

故張子房之達人也擊水搏風之適焉朱買臣之屈已也戢翼沈腮之致焉足下雅得古人之致不乏先賢之遇自守莊荃無嬰魏網亦寧不知在藻捨榆之刀非擊水搏風之助哉而詞旨殷勤深所未諭盍言爾志豈若是乎

張良字子房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王二十三年卒后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家僮三伯餘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東見倉海君得力士徂擊始皇乃更名姓匿下邳為任俠后從漢高說項梁立韓成為王成為項羽所殺又歸漢滅羽封留侯遂辟穀杜門不出朱買臣事見夕次舊吳詩莊荃見贈高四篇曹子建責躬詩伊余小子恃寵驕桀舉挂時網又陸士衡與士龍詩辜世嬰時網駕言遠徂征又洛陽道詩世網嬰我身永嘆遊北渚遺思結南津魏網本子建之言也

夫人生百年物理千變名利寵辱之形立矣愛憎毀譽之迹生焉其有道在則尊德成而上幽真為虛白之室靜默為太玄之門知軒冕是倘來悟榮華非力致苟斯道之不隊亦何患乎無成而歎圖僥倖於權重之交養聲譽於衆多之口所以楊朱徘徊於歧路阮籍怵惕於窮途

老子厭耻章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註人之一身寵辱繫焉身寵亦驚焉身辱亦驚貴畏也若至也畏大患至身故得失皆驚樂記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虛白見高四篇虛室註揚雄解嘲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庭其末句曰故默然獨守吾太玄莊子繕性篇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倘來寄之其來不可圍其去不可止楊朱徘徊歧路見紫雲觀贈道士篇阮籍見早發諸暨詩

嗟乎霜往露來歲寒不待山高河廣離會無時桂樹寒花



公子去而忘返松巖春草王孫遊以不歸去矣員生遠離  
隔美音塵不嗣情其勞矣畏途窮谷靜躁殊矣惠存好我  
無密爾音

桂樹本淮南子見高四篇巖桂註郭璞云桂白華叢生  
山峯間冬夏嘗青間無雜木故云寒花招隱詩怨公子  
兮悵忘歸楚詞湘君山鬼篇皆以公子目其神亦各以  
所指而言也又云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註屈  
原與楚同姓此詩托以招原故云王孫趙至別嵇蕃書  
云去矣愁生遠離隔矣携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  
誰云釋矣無全王爾音而有遐心文意與此正相似謂  
靈運詩各勉以新志音塵慰寂茂畏途見高四篇思  
註潘岳秋興賦登春臺之熙熙兮珥金貂之炯炯苟趣  
舍之殊途兮萬里識其躁靜王羲之蘭亭序趣舍萬殊  
靜躁不同盧湛與劉琨詩趣舍同要窮達斯已詩惠而  
好我註惠愛也王仲宣贈士孫萌詩白駒遠志占人所  
箴允矣君子不遐厥心  
既往既來無密爾音

### 與博昌父老書

博昌春秋時齊邑名即周之薄姑也秦滅齊置博昌  
縣漢因之屬千乘郡東漢屬樂安國北齊改樂安縣  
隋復博昌唐省樂安安平二縣入焉書中言移縣就  
樂安故城是也五代唐始改曰博興宋屬青州金屬  
益都府元陞為州今  
為縣改屬青州府

雲雨俄別封壤異鄉春渚青山載勞延想秋天白露幾變  
光陰古人云別易會難不其然也自解携襟袖一十五年  
交臂存亡略無半在張學士溘從朝露辟閭公倏掩夜臺  
故吏門人多遊嵩里耆年宿德但見松丘

莊子田子方篇吾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  
交臂謂執臂相守也雖相守不能不死此則可哀也已  
楚詞溘埃風余上征註溘奄也朝露見樂大夫挽詞詩  
班固幽通賦竟先朝露長委離兮江淹悵賦朝露溘至



握手何言夜臺見  
傷祝阿王明府詩

嗚呼泉壤殊途幽明未隔人理危促天道奚言感今懷舊  
不覺涕之無從也過隙不留藏舟難固追惟遊者浮生幾  
何哀緣物與事因情感雖蒙莊一指殆先覺於勞生秦佚  
三號卑忘情於恒化啜其泣矣尚何云哉

潘岳悼亡詩荏苒冬春謝寒暑忽流易之子歸窮泉重  
壤未幽隔漢書曰耿恭傳喟然不覺涕之無從劉孝標答  
劉詔書余悲其音微未沫而其人已亡書簡尚新而宿  
草將列泫然不知涕之無從也雖隙駟不留尺波電謝  
云過隙見螢火賦藏舟見樂大夫挽詞莊子至樂篇莊  
子見空罽醜醜然有形檄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  
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  
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語卒援罽醜而卧夜半見夢  
曰子之談者似辨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  
此矣子歎聞死之說乎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

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而王樂不能過也  
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及子  
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歆之乎罽醜頽廢曰吾安能棄  
南面王樂復為人間之勞乎莊子蒙漆園吏故云蒙莊  
又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罽醜攬蓬而指之曰唯子  
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一指本此莊子養生篇老  
聃秦佚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耶曰然然  
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謂其人也而今作也  
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其子少者哭之如其父  
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斷言而言不斷哭而哭者是  
適天倍情忘其所愛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特  
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詩有女  
此離啜其泣  
矣註啜泣貌担化見對策文三道

又聞移縣就樂安故城廡宇邑居咸徙其地里閭阡陌徒  
有其名荒徑三秋蔓草滋於舊館頽墉四望拱木多於故  
人嗟乎仙鶴未歸遼東之城郭猶是靈鳥代謝漢南之陵



谷已非

樂安漢郡名治陽信縣三國魏分置樂陵郡晉為樂安國隋置棣州唐徙治樂陵縣天寶初改樂安郡乾元初復為樂安州至元置濱棣路后改棣州今改武定州以厭次縣省入屬濟南府樂安故城在濟南府臨鎮東八十里漢千乘郡治此開里門也阡陌見帝京篇陶潛歸去來詞三徑就荒松菊猶存劉休玄擬古詩堂上流塵生庭中綠草滋亦本春草萋萋之意舊館見傷祝阿王明府序四望見登崔駰馬樓宴詩左傳秦伐鄭蹇叔謂孟明曰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還也穆公曰汝何知中壽汝墓之木拱矣仙鶴見紫雲觀贈道士詩註漢南陵

谷見叙寄頁半十詩

昔吾先君出宰斯邑清芬雖遠遺愛猶存延首城池何心天地雖則山河四望是稱無棣之墟松楸千秋有切惟桑之里故每懷宿昔尚想經過于役不遑願言徒擁今西成

有歲東戶無為野老清談怡然自得田家濁酒樂以忘憂故可洽賞當年相歡卒歲寧復惠存舊好追思昔遊

任彥昇蕭公行狀蘭桂有芬清暉自遠左傳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四望見高四篇無棣見廉使啓松楸見上裴侍郎書惟桑見送閻五還潤州序宋謝瞻遊西池詩逍遙越郊津頭言屢經過又經過字見帝京篇晉陸中彭城戲馬集詩于役未云淹時變遷淳暑春恋江水流回首獨延佇于役字本詩君子于役不遑字本詩不遑啓居註遑暇也謝朓辭隋王晟况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西成本書平秩西成東戶亦東作之意濁酒見下文巾下澤註魏文與吳質書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復道哉

所恨企予望之經途密邇佇中衢而空軫音軫巾下澤而莫

因風月虛心形留神送山川在目室邇人遐以此懷勞增

其嘆息情不遺書何盡言意



詩誰謂宋遠致子望之言一舉足而望則可見矣歧企  
同江淹傲陶潛田居詩濁酒聊自適日暮巾柴車周禮  
春官巾車掌公車之政令平子西京賦巾車命駕張協  
七命爾乃巾雲軒踐朝霧註巾車主車官也巾猶衣也  
將駕車以帷幔飾之故曰巾馬援既平交趾謂官屬曰  
吾弟少游常衣吾縑慨有大志嘆曰士生一世但取衣  
食總足為卻縣吏守墳墓乘下澤車御欵段馬使鄉里  
稱為善人足矣過求羸餘自苦耳吾在浪泊西里間感  
未滅時下潦上霧毒氣薰蒸仰視飛鳶站站墮水念少  
者語何可得也晉宋纖隱酒泉南山馬岌造之高樓重  
閣拒而不見友嘆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  
不可親而今而后知先生人中之龍也銘書於石壁曰  
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蒼鬱蔚若鄧林  
其人如玉維國之邦室邇人遐實勞我心

與親情書

風壤一殊山河萬里或平生未展或朕索累年存沒寂寥  
吉凶阻絕無由聚洩每積淒涼近緣之官佐任海曲便還

故里其叙宗盟徒有所懷未畢斯願不意遠勞折簡辱逮  
埋論雖未叙言斯足如披面晚夏炎鬱並想履宜

又

其初至鄉閭言守舊友者年者化為異物少壯者咸為老  
翁山川不改舊時丘隴多為陳迹感今懷古撫存悼亡不  
覺涕之無從也詢問子姪彼亦凋零永言傷情增以悲慟  
雖死生之分同盡此途而存亡之情豈能無恨終期展接  
以申濶懷取此月二十日栖桐成禮事過之后始得可行  
祇叙尚賒仰系何極各願珍最遠無所詮

宋文元袁皇后武帝待之恩禮甚篤外家貧薄后每就  
上求錢帛瞻之上儉予不過錢三萬帛五十匹后聞潘



淑妃有寵乃因妃求錢以觀上意得三十萬遂憤恙成疾上執手流涕問所欲言后但視上良久以被覆面而殂上甚悼痛命顏延之為表策文甚麗及奏上自益撫存悼亡感今懷昔八字以致意焉魏文與吳質書元喻長逝化為異物

駱子集註卷之三終



